

圖俠劍正雍



雍正劍俠圖 (卷四十貳)

話說安家福一聽 趙隆這倒是交情話 自己再說別的那就無味了 這才說道 三哥 既然這話你這麼說 這可是實在的我是孤身一人 沒有親的熱的 既然你如此熱心 那我只就得點頭了 可有一樣兒 這個姑娘長的相貌如何 只要與我般配就成 趙隆說道 這四你就不必店念了 二人計議好了 明天給董天奎赴信下定禮 跟着就起身回開封府 見了總督大人 把話回下去 然後就定規迎娶的日子 到了娶的那一天 教董全送女到開封就稅 總督的事就手在那裡不說了嗎 安家福點頭 到了次日起來 收拾好了行李 趙隆前去見天奎報信 董天奎一聽成了 自然是喜歡 當時教趙隆去討定禮 安家福隨便取一個荷包佩玉當做定禮 又由趙隆率領給董天奎磕頭 見完了岳父 擺了一棹喜筵 酒足飯飽 然後起身 董天奎打發車輛送兩個人走 到了開封總督衙內 見着總督就把經過之事 說了一遍 如果不答應親事 他是絕以不允 就因為到外面一定貪上什麼事 倘若有個不測 這麼大的姑娘 應當往那裡交代 總督一聽 非常喜悅 賞紋銀五百兩作為婚費 並且在衙署後面 打掃了三間屋子 給安家福居住 選好了日期 可就打發趙隆前去赴信 董全帶着姑娘月仙 跟隨趙隆一同來到開封府 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過了幾天可就到了喜期了 安家福這裡也是高搭席棚 僱的花紅彩轎 鑼鼓喧天 人來人往 衙署之中上下同人

得了這個信，那一箇也得巴結巴結，到現在全都要給安爺道這個喜。總而言之，就是熱鬧非常，一直到了新娘子娶過來，一直鬧了多半夜，才清靜了。安家福入了洞房，借着燈光，看了芳新娘，果然如同天仙一般，心裡自然喜歡。董月仙看見自己的丈夫這般體面，自己也是痛快。洞房花燭，新婚男女，如魚得水，自有一番快活，不必細表。三朝過後，到女面給太太大人磕頭，又得了不少賞賜，都誇安家福娶的媳婦好。一場喜事辦理完畢，總督大人派安家福把他的老丈人找了來，親自問話，可就提到了方知府怎麼恃才抗上，打算設法將他除去。只奈他手下有一個教師，武術高強，難以下手。如果董大寨主施展威風，將他那一箇教師除去，自然就好辦了，董全當時就說這是小事一段，打算除他太容易了，也用不着我親自到府衙找他，怕的是走漏了消息，與咱們倒多有不便。此事只須如此，那個教師自然就去了。然後咱們再想辦法。總督聞聽喜悅，天奎告辭，可就照計而行去了。這個話也就是過了一個多月，懷慶府府衙的教師光泰接了家中一封緊急的要信，打開一看，原來合村人聯名來的，說的是咱們村子裡面，忽然間來了個殺人的強盜，到處搶掠姦淫，有人前去報官，以至於全家夜斃被殺，衆人無法可想，只有請你老人家回家替大家除害。孫大爺拿着這封信，給知府大人觀看，方正倫一看就吓了一跳，趕緊預備川資，教孫大爺回家，凡事小心不可莽撞，到家裡看看是怎麼個情形，趕緊給我來信。孫爺大點答應，走了不到一個月，真來信了，就提大家到了家中，每天夜晚，到村子四

週圍繞灣 村子裡面倒是非常清淨 想不到孫大爺這一天出去不會回來 到了第二天仍然不見消息 村子裡鄉親全都四下尋找 怎奈查無踪跡 到現在還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全村的人全都心裡難過 寫信到你這裡來 問問到這裡來了沒有 再者說也可以設法尋找 方正倫拿着這封書信 心裡難過的不得了 有心不跟孫氏夫人說 又覺着良心上過不去 只可將書信拿到後面 教夫人觀看 孫氏夫人把信看完了 不覺不知二目落淚 據賤妾的思想家中鬧賊 恐怕就是總督的手眼 就爲的是去你的膀臂 到如今孫大爺不知下落 十成佔八成是被賊人害死 將屍身掩埋起來 眞要是如此他這條命 可算是我害死的了 我豈不出主意 教他到懷慶府 人家在家中有吃有穿的 何至遭這個事 現在思想起來 是孫大爺爲咱們而死 現在所怕的既是斷去大人的服肱 咱們這裡還不知道有什麼事體發生 大人還是辭却不做倒是正理 方正倫到了這個地步 自己也看着這個事前途可畏 可有 一節 這不過是猜想出來 孫大爺死不死沒有人知曉 村中鬧賊說是總督使的手眼 這個 話更是無憑無據 這個事不是出於總督之手還則罷了 眞要是他 我倒不能辭了 明 察暗訪必然要把他的痕跡找出來 只要有了相當的證據 我非豁出性命到北京城闖御狀跟他 死相拚 這可是心裡忠的話 嘴裡可沒說出來 當時用別的言語敷衍幾句 這個 話可就算過去 有誰知孫氏夫人越想這回事心裡越難過 從此憂鬱成病 也搭着孫氏 夫人身體歷來就虛弱 請了無數名醫藥不見效 竟一命嗚呼 敢情夫人死了 方

大人心裡可就後悔了。唉，這是怎麼說的。再說家裡也不至於不能溫飽。我就應當聽他的勸導。辭却不做那才算對。真要是那個樣，他也不至於死。自己思前想後非常感傷。當就可就決定。把夫人裝殮起來。辭職回家親運靈返里。打算可就是這樣。有誰知這個事不由人。到夫人死了第二天。忽然間府衙火起。先說是馬號後報廚房前衙後衙這箇火。居然就是四面八方。知府方正倫知道這一定是有賊人前來攪鬧。自己手擎竹節鋼鞭。督領三班人役。先把夫人的靈柩搶出了火場。就在這個時候。火光之中發見一個賊人身軀高大。手擎着鋸齒狼牙刃。看見方大人一躍上前。舉刀便刺。方大人憑手中鞭接架相還。戰了幾個照面。賊人的功夫還是真不錯。方大人還真不是他的敵手。皆因三班人役得着信。由班頭率領。各擊手中單刀鐵尺趕到。賊人看見人多勢衆。才虛擄軍刃落荒逃走。這時候火已然撲滅了。方大人回到書房。自己越想心裡越難過。前次府衙行刺。這一次賊人放火。這幸虧是孫大爺傳我武術。不然早死在賊人之手。憑我這樣做事。尚能招出了民衆怨恨來嗎。不問可知。當然是李總督背地遣派來的。夫人是爲我而死。誰教我們是夫妻。那還不說。孫大爺居然由打我這裡鬧得身無下落。未免對他不過。我一次我也用不着上公事辭職。還得等批太麻煩了。莫若就引咎掛冠而去。倒覺着省事。主意已定。老大人打發自己家人僱車携帶銀兩。送夫人靈柩回原籍祖塋安葬。家人走後。方大人帶好了盤費。在府衙公案上寫了一張字柬。就說自己無才。不善治

民 以下結怨百姓 兩次行刺放火 故此引退以謝民意 老人家把字柬留下 帶着竹節銅鞭以及銀兩 穿便衣披散頭髮 悄悄的出離府衙去了 懷慶府知府掛冠去職 這個事可不是小 怎奈總督李家彥 他並不據實上奏 只說方正倫痰厥而死 現以某人署理 候旨定奪 在李總督以爲目的既達 自然是心平和氣 現時不必多表 單說方正倫自己心裡明白 總督跟自己是對頭怨家 真有心夜晚之間前去行刺 又准知道他手下不多能人 真要當場把我殺死 那倒不算什麼 倘若被他等拿住 未免與我的人格大有妨碍 還不如我到孫大爺家鄉附近訪查查他的下落 倒是正理 方大人順道先够奔山西 在中途路上也無非就是吃飯住店 非止一天 這一天來到了山西境界 天已黃昏 找了一家店房住下 問了問夥計 才知道這個地方叫作紅泥窪 洗臉喝茶之後 要酒要菜 老人家吃完的光景 由打後面窗戶傳進來聲音 後院有人練武術 一切談話都聽的很清楚 方正倫聽着裡面說話的聲音 好像是孫光泰的聲音 方爺聽着納悶 又一想孫光泰絕以不能在這裡 天下同貌之人無有 同聲音的人有的是 既然他們在房後頭練 我何妨看一看 抬頭看了看後窗戶很大 糊的窗戶紙全都破碎了 方爺也是因爲自己 有幾年的武術 故此於於這一道很有高興 想到這裡 果然站起來 爬上了桌案窗窺觀看 院子裡面就是四個人 三個個練的都是十七八二十來歲的小孩子 教授的那個人 看不見前臉 只能看見後影 方正倫不看倒不起疑心 這一看不由得吃了一驚 因爲方才聽得聲音像孫光泰 到如今一看這

個後影 更像孫光泰了 自己打算冒叫一聲 又恐怕認錯了人 倒覺着不合適 自己站在那裡微然一怔 這麼個工夫 店裡夥計進來了 看見方大爺站在棹案上扒着窗戶往外看 遂說道爺台 你老看什麼 夥計這一句話 把方大爺下了一跳 回頭看見夥計 只得下來 向夥計說 我聽見後院練功夫 我非常愛習武術故此看看 但不知後面練的都是什麼人 夥計說道 沒有外人 那都是我們少東家 方爺接着問教師貴姓啊 夥計遲了一遲這才說道 按說可不能說 我看你老是外鄉人 大概也沒有關係 我們那位教師姓孫 也不是特意請來的 皆因跟我們老東家是多年的好友 在這裡閉住 知道三位少東人善練呢 故此每天晚半天指導指導 方爺問道 你可知道這位孫教師叫什麼名字 夥計搖頭說道 我可不知道 方爺當時就想起一個主意 叫說夥計 我煩你點兒事 能够辨的到嗎 夥計問什麼事 方爺自己把名姓說出來 教夥計到外面告訴教師一聲 問問他認識不認識 夥計聽着這個話納悶 遂說道爺台 你老這是怎麼個意思呢 莫非你認識這位教師不成嗎 方爺並不隱瞞 我看見他是後影 問姓字你又不不知道 我看着像我的朋友 可又不敢說一定 故此煩你前夫問一聲 夥計一聽樂啦 既然有這個關係 我先問問你跟這位是怎麼個認識 要說名字我也知道 只要你說出怎麼個關係 並且你認識這位朋友是什麼名字 你老先說說我聽聽 方正倫聽罷 遂說道 我認識的這位朋友 姓孫名叫孫光泰 有個外號人稱鐵頭豹 不但是朋友 並且我跟他還是內親 夥計聽到這裡 又打量方爺一番 要後說

道：「既然你這麼說，孫教師的來歷，你可以說的上來嗎？」方爺遂把懷慶府跟孫大爺相處前後的事說了一遍。夥計這才知道方爺實在跟孫大爺是親戚。遂說了一聲：「你稍候一候，我到後面說一聲去罷。」功夫不大，夥計向着一個人進來。正是鐵頭豹孫光泰。看見方正倫這個模樣，不由得下了一跳。趕緊問大人：「你老怎麼會來到這裡？爲什麼這般模樣？」方爺笑了笑，道：「你先別問我，先把你回家以後的經過跟我說說就是了。」孫光泰將身形坐穩，長嘆了一口氣，道：「這才說出一些言語，原來孫爺到家之後，可就知道總督跟方知府過不去，所以打發人到村上攪鬧，就爲的是教我回家。估住我回不去懷慶，他們有什麼舉動，不是自然就好辦了嗎？」孫光泰一想，現在村中已然不關了。比如說我要回到了懷慶府，當然家中照樣還鬧。這個意思，就是不讓我到懷慶府去幫忙。其實他們把主意全都想左。要是在三年前，我要走了可實在是我這麼一個人。到現在可就不然了。我就是不在那裡，方大人本身的能爲，已然不在我以下。現在說話府衙之中去了我一個人，也想三年前有我一個人。比如說我非到懷慶府不可，鄉里鄉親必然遭賊人之害。這不是由打我回來，賊就不鬧了嗎？倒不如到地方暫時隱避，背地裡聽聽。這個賊還鬧不鬧，如果再開，我也可以暗中捉拿。不鬧了，我就暫時隱避些個日子。頭一個就是少給鄉親們添事。再者說賊人，準知道我在家裡，恐怕以後我去輔助方大人，就許暗含着不利於我。孫大爺主意已定，把這個話只告訴家中親近人，真個任何人也不知道。孫大爺一想，到那裏去呢？猛然間想起

窪內有個老朋友 開設王家老店的王視明 何不到他那裡住些個日子 店房裡有的是房子 吃住全都便宜 主意已定 這才來到江泥窪 見老着友王視明 說不說已然數年未見 自然要有一份親熱 並且叫過三個孩子來 一個王善 一個王其 一個王同 三個兒子全都生得虎背熊腰 孫大爺看着愛 問三個人練武了 還是練文了 王視明聽罷 嘆了口氣 道 這三個孩子 那不有一個願意念書的呢 將來也好看着買賣 三個人是一樣的脾氣 全都愛練武 去年村子裡大家請來一位教師 沒想人家今年有事不教了 說到這裡 向着三個孩兒說道 看見了沒有 你這個孫大叔 他可是出名的大武術家 只要你們有福氣 趁着大叔在這裡 把你練的功夫熟習熟習 有不對的地方 教他老人家指點指點 比你們練三年五年還好呢 三個人點頭答應 孫大爺說道 這倒很好 現在我到這裡 是這麼一段事 有人找我 萬別說我在這裡 正然在你這裡隱居幾個月呢 有他們三個人練功夫 我也省得悶的慌 王視明說罷 喜歡的了不得 就把店裡後院打掃出來 教他們爺兒四個住在裡面 每天教給三個孩兒練功夫 可巧今天方正倫來到這裡 孫大爺正然教得高興 猛然間夥計進來說道 孫大爺 前面來了一位店客 說是跟你老是內親 姓方名叫正倫 你老看看去吧 孫大爺下了一跳 不知道因為什麼方大人竟會來到這裡 趕緊到前面一看 還真正是他老人家 披頭散髮身上穿的衣服不倫不類 自己將然要問 方爺却教自己先說明來歷 孫大爺說明白了 方正倫長嘆了口氣道 無論如何 你也不應瞞我 就把得着

信，夫人如何憂思成疾一命嗚呼，刺客放火，自己看破世情，有意披髮入山，前後講說了一回，孫大爺聞聽也是後悔的不得了，這才說道，既然到了這步天地，我也就用不着隱避了。總算請來的這個人我已打聽出來了，住家在赤柳寨姓董名全，在火光之下動手之人手擎鋸齒狼牙刀的就是他，到如今我打算給我妹妹尋仇，方爺長嘆一聲，依我看可以不必了，冤家宜解不宜結。對頭的仇人乃是李家彥，其餘的人不過是受他差遣，事既然不做了，那裡還有那個功夫跟他們毆氣，真要說到憲督衙內，這事可並非容易，再說善惡到頭總有報，只分來早與來遲，咱們不答理他就是了，兩次行刺未能殺死一個人。事是我自己不做，還有什麼仇可報呢，要緊我就是調查調查你老的下落，既然在此相會心願已了，我這馬上就要入山訪道去了，孫大爺知道他的學問太高，見地過人，只要是他說出口來，無論誰勸也不成，只可說道。你既然打算披髮入山，這個行裝未免不大合適，依我說給你作幾件出家的衣服穿上怎麼樣，方爺一聽心中喜悅，遂說道很好，孫太爺請來店東王視明，從中介紹，說明方爺的來歷，求他出去作僧衣，這位王視明，為人極其精明，聽了這個話，看好了老人家的身段，到外面作成了單夾棉，三季僧服。僧鞋僧襪。另外還有個蓮子簍。個金月牙，又都備齊了，給方正倫一看，自然是喜悅。渾身上下換好了另外有一份風緞，方爺要走，孫大爺問你老這一去可有一定的地方嗎，方正爺說道，當然有一定的去處，此時不便說明，只要有緣咱們再會吧，其實他老人家那有一定地方，就為

的是少費話。故此才這麼說，孫大爺不便再留。也知這留不住。只得把老人家送出了莊外，洒淚而別。從此方正倫海走天涯，南七北六十三省，各處名勝古蹟，全都挨着要走一回。這一天前去朝峴崙。在路途遇見一位出家的僧人，鬚髮如霜，可是面若童子，方爺看着老僧人，不由得點頭讚嘆，聽說鶴鬆童顏，只以為不過就是一說，有誰知世界上果有其人。何必騰駕雲霧始為仙，這也可以算是世外高人了，不然焉有這扮儀表。這個話本來是心裡想的，皆因讚美的心太盛了，不知不覺就把這個話說出來了，正想上出家人來到了面前，聽方爺這樣說。回頭看了看，前後並無第二個人，不問可知，這當然是說自己了。這才雙手打問訊，口稱師兄貴處那裡。上下怎麼稱呼，何以看見老僧如至謬獎，既然有此超俗的目力，當然也不是庸俗之輩。方正倫趕緊抱拳說道，在下姓方雙名正倫，我是慕佛門而穿僧衣，乃是未進教之信僧也，身穿大領說話抱拳。這未免有些個不好看吧。方爺這個時候可沒有法子，既未受過衣鉢，又未跟過家人在一處盤桓。對於出家人的禮節一概不知，再說也犯不着冒充，倒不如實話實說，老僧人一聽他說話很透文雅，又看了看他的像貌與是五反格，必為高僧高道，並面這部上已長就了，紅塵之福很短。清福無限，和尚這才點手說道，你這人說話有意思。隨我到這裡來，我有幾句話問你，方爺跟隨和尚到路旁樹林之中，席地而坐。和尚這才問，你這個人莫非在紅塵世上，受了重太，的刺激，或者有什麼不得意的事，才看破了紅塵，改變僧裝到外面來訪道呢，方爺並不隱瞞，就把自己

內生性以及做懷慶府所有的經過。從頭至尾細說了一回，和尚不住的點頭。這才問道。你還是打算成名劍俠習武，還是打算出家呢。如果你要有心出家，老僧我可不算道德高尚也可以帶你皈依彌敦下，方爺說道。既蒙師尊收爲弟子求之不得。說着就要給老人家磕頭。和尚擺手道不必，到廟中先拜牌位要緊，你就隨我來吧，時候不大來到一座廟，地勢不大氣派雄偉，廟前廟後都是碧松圍繞，遠看真不知道這裡面有廟宇，來到山門切近觀看，橫匾寫着法華寺。到了裡面，先到寶殿拜佛，然後拜牌位，未後拜師。和尚說道，你這個頭髮也用不着剃，被髮即是僧，挽髮即是道，我給你取個法名就叫脫凡吧，方爺看着這兩個字。和乎自己心意，當時謝過老師，接着又把道中應知道的說了一回，從此方爺就在法華寺出家爲僧了，過了幾個月的光景，老和尚看方爺果然一心向道，並無半點別的行爲，這才叫說脫凡。出家人所忌的可是殺盜淫忘酒，妄就是不要說瞞心昧己的言語。可是在你入廟之時，我可跟你說，謊言了。話雖然這麼說，謊言之中，也不是謊言，皆因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性情，不得不先看看你，到如今所傳授你的經文，居然能够用心悟化，可見得是塵心已淨，現在我可不能不跟你說實話了，就是武術一層，我可不敢說甚高。在咱們三寶教下，就是有一位在我以上，他老人家是我的師哥。法號虛空，我法號叫虛相。除了虛空長老之外。我便可以稱第一，你不是有志練武嗎，從今以後我要傳藝於你，所以當時我不教你落髮。就是打算收你作武術弟子的關係，到今日你可以明白了吧。脫凡聽到這

裡，心裡念了一聲佛。這可該着我有福分，當時答應了，由打當天晚上就傳藝。簡斷接說脫凡在法華寺練了七六十年。因為虛相長老圓寂了才止功不練，老人家會囑咐這座廟宇是我借住你師大爺虛空長老的，法華寺下院，在雲南府城北四十里，把我焚化之後你可以到那裡去住，脫凡遵遺囑才住持法華寺的下院，因為自己遇師太易，每逢遇見訪道之人，自己也打算拉把他，怎奈資質不成的太多，二十來年的光景，只收了兩個師弟，一個叫做脫元，一個叫做脫塵，這二位都是帶藝投師。那個身分都不含乎，皆因沒有脫凡高才要拜他為師，脫凡不肯才代收師弟，現在因為三師弟收了師弟，自己覺着這個法子很對，因為到外面物色徒弟，才遇上陸恒跟兩個老道，因為想起張明志所施展的功夫乃是僧傳，怎麼會到道人之手，本有心找袁大化，可巧就遇上了，因為袁大化問自己怎麼就知道這個功夫是釋門之中的，脫凡這才背叙自己的歷史，袁大化一聽，這才知道原來二人不算遠，虛空長老就是大化的師傅，論起來跟脫凡是親叔伯師兄弟，袁大化只可把自己跟張明志趙明真當初的情形，以及留書傳藝的話說了一回，這不是師弟你找我來了嗎，絕不讓你白來，我要將此大氣的化功傳授與你，就算我做師哥的一點贈品就是了，脫凡聽到這裡，自然歡喜，恭恭敬敬先給師哥磕頭，功夫到了身分，不過數日就能練會，就是自己再到可處去用功夫，大概也就是五六個月就可以完成了，脫凡住在龍岩十天，把功夫得去拜辭了師哥，不表脫凡走，再說袁大化一想，可了不的了，張明志趙明真兩個人，並且還教着個徒弟，他

們惹下了禍，全都到這裡來找我，除地之外還有司徒朗已然由打這裡走了，說不說有徒弟徒孫有的事，他們已然都知道我在這裡呢，將來不論惹了什麼事，全都到這裡來找我，當還了得嗎，自己這才跟徒弟海底觀潮赫連方一商量，莫若棄了這個龍岩。咱們另尋安身之處，對於張明志趙明真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在那裡，現在雖然知道了，可是萬龍藏峯島現在冰消瓦解，大概他們弟兄也離不了其遠，咱們爺兒兩一則到外面找個相當地點，再者說，順便到萬龍藏岸附近，可以打聽打聽他們弟兄的下落，我有幾句話勸導他等，已然到了這個身分，何必還在紅塵世上跟着滾滾來滾去呢。可以隱遁身形享幾天清閑福了，赫連方當然無所謂，老師說什麼只就是點頭，爺兒倆也沒有什麼可收拾的。略爲整理了整理，可就起身登程了，順着道够奔西安府，一路之上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也不過就是遑遑達達，這一天走至了謝家灘，見來往行人絡繹不絕，跟人打聽才知道是謝家灘立播，老爺兒兩以爲這是千載難逢之機，一則看看熱鬧，再者借看這個播台有機會，也可以看看外面的武術。故此到了開播這一天，爺兒兩也雖在台下人叢之中，所有台上一切動手，老人家可就全都看見了，以先動手的還不理會，後來可就越鬥越高，趕到了陸恒這裡袁大化不由得就是一驚。暗想到外面竟會有這麼高的人，和尚把陸恒打下去，袁大化可看得出来，憑功夫可辨不到，那也就算是巧贏，竟說陸恒下去還不說，趙明真上來了，袁大化嘆了一口氣，他們弟兄竟會到此打播，按說自己可就噫當出頭了。皆因還要看看都是什麼人

跟他動手，老人家不看還倒罷了，一看就吓了一跳，原來是自己的徒弟董乾，自己明白董乾不是他的敵手，跟着可就又換了，未後來了這個呂留良，大化耳朵裡也有這麼個人，居然趙明真鬪了個差不離平手，這個時候張明志出頭登台了，呂大先生，不是對手，袁大化知道已然無人能敵了，自己這才上擂，呂大閃過旁邊觀看，張明志一看認得，來得原來是師哥袁大化。想記當初藏奸不傳我們功夫。幸虧得了老師的筆記。不然也到不了這個地步。這才念了一聲無量佛。原來是帥哥到此。莫非你老人家也是被約前來鎮擂嗎。袁大化聞聽念了一聲彌陀佛哈哈大笑。張明志師弟。可惜你這個歲數。怎麼會說出這個話來。我要不是看見你們弟兄二人出頭。我絕以不來。皆因我這是趕巧遇上了。你二人的行蹤。已然就要多不檢點的地方。起先我聽人道還未能深信。總以為既然到了這個份兒，絕以不能混跡人間。最近是一位出家的僧人法號脫凡，走在中途路上，無端受了你師徒之欺，人家找到我這裡。我這才信以為真，這一次出來，還就為的是找你們兩個人。有誰知在此處相逢，這也算你們的緣深，別的話我全都不問，你為什麼武術到了這個地步，還在人羣之中。搶陽鬥勝呢，就讓你把天下武術家全都贏了，又有什麼得意呢，我來到這裡。數十載未見，一句叙別言語沒有，還問我是被請來鎮擂的嗎，這個意思當然是要跟我當面動手了，張明志你可也是這個年歲，未曾說話可也得思一思想一想，我倒不算什麼，對得起老師虛空長老嗎，張明志聽到這裡。哈哈大笑，袁大化師哥

，你這個話說的是倒不錯，可惜你沒行到那裡，不錯，除了老師之外，你是長門大師兄，沒有老師了，你就如同師傅一樣，按說我們應當特別尊重才是，怎奈你不叫我尊重，見面叫了一聲師哥，這可不是叫我，這就是衝着老師的面子，不然的話，我要說聽得你就是袁大化，如果要說不認得你。你也無法，談到當場有意動手，這個話可不假，你自己得了老師的功夫，比我們弟兄二人可高的多。既然在擂台相見，那不豁出喪命，也只可是一死相拚，話我可是說明白了，還是看着老師的面子尊敬你一步，如果不願意動手，你就下台去你的。我等弟兄絕不跟你爲難，不然我們哥兒兩件事，請你就不必多管了，袁大化聽張明志說話氣氣忿忿，自己知道他是因爲自己未傳功夫的仇恨，別看張明志這樣的大發雷霆，老人家沉的住氣。自己心裡有把握。所以並不着急。和顏悅色說道，師弟，我這個人不教師弟尊重。我可就走了，談到動手我可不敢，年老不講筋骨爲能，還不過就是對付活着就走了，那裡還能動手，就皆因這個話我得問問。我自己覺着對於你們二人十成不含有，怎麼你倒說我沒行到那裡呢，算是在你的面前領教領教，你說說這個原因，我什麼地方對不過你們，張明志冷笑道，你這麼大年歲，這不是誠心裝傻嗎，不說你心裡也能够明白。袁大化連連擺手，也許我年歲大了。己竟到了糊塗的時候，我實在不明白，還是請你說說，張明志接着說道，其實這個話說出來毫無意味，既然你非讓我說不可，那我只能就說了，當初恩師去世的時候，本來囑咐你將後一步大功夫教給我們兩個人，有誰

知你這人恐怕我們弟兄，把功夫學到身上把你壓下去，不但是你不教，連一個字也不提，這是做師哥對的地方嗎，這個話無論到那裡去說，當師弟的就憑這一條，就可以不理你這一個師哥，任憑什麼人他也說不出我們弟兄不對來，袁大化把話全都聽完了，連連答應不錯不錯，要當師哥尚有這種行爲，那可就不怨師弟不理了，不過我這裡有件東西，請你看，有什麼話回頭再說。老人家說罷，手探兜囊。摸了好半天，摸出一個紙包來，慢慢的將他打開了，原來是一個紙條，上面倒是有黑字，那個字全都是半個的，張明志看見這個紙條，不由得就是一怔，就皆因跟自己得功夫的那篇說明，未後的字差不了許多，正看着納悶，就聽袁大化說道，師弟你看，在別處你還看見過這樣字東嗎，如果說你沒看見過，當然後步大功夫，你一人仍然未能得着，那只好趕快把這裡的事扔下，隨我找清靜地點前去練藝就是了。說着話把三張字條遞給老道觀看，張明志到了這個地步，已然就明白了七八成，大概那一片大功夫的法子，也許是師哥知曉，事到如今決以不能瞞哄，在自己身邊也取出來個紙條，兩個紙條往一處一對，恰似合同一般。敢情湊到一處就看見明白了寫的是師兄弟犯猜忌不得已筆煉藝，並在當中定出格來，所以單看着不明白是怎麼句話，張明志到了這個時候，這才明白，可是這個話也不好挽回。只得明白裝糊塗，叫道師哥，是什麼意思，莫非這篇練法，是你老人家給我們二人留下的不成，既然如此，咱們就別在這裡說了，找一個清靜地點細談就是了。袁大化點了點頭，和尚老道這才一同跳下了擂台。

，會同趙明真，兩個徒弟一個是金眼比貅陸恒，一個是海底觀湖赫連方。彼此全都互相引兒，然後袁大化又把董老劍客叫到了近前，拜見二位師叔，老頭子董乾到了今天這才平氣，莫怪我屢次跌在他們手裡，原來還是本門戶的二位親師叔，只節前上見禮，張明志趙明真兩個人，反倒覺着很不好意思。見禮之後袁大化一擺手，教董老劍客自去。老老少爺兒五個一同走了，暫時不表，單說擂台上面，這個擂也就不能打了，只可使從此罷擂。所有擂台一切的事，仍然教孔春芳辦理結束，這個擂台立的時候麻煩，到了散擂的時候。不過就是把各種東西還回，那就很不費事了，也用不着怎樣細表。至於甘虎的親事，就算已定了，不過等機會完婚就是了。衆人回歸公館。當時大家請董爺關爺同行，二位老頭兒一看，既然那二位劍客同時歸隱，別說以後沒有什麼事，就是有事，大概有這羣俠客，也是能够維持了。董爺這才說道，我們今外還有點兒別的定，你們大家先走吧，衆奎、剛乾位劍客，這是不願意同走，也不敢深說，一個個在老人家面前拜別，單說的是鎮占俠董乾董化一，今古俠關斗關九公。老哥兒兩個計議，仍然接着原定的方針，一同到河南衛輝府。住些個日子，董爺也沒有別的事。只可點頭，二位老人家商量一定，這才順道前行，書是有事即長無事即短，中途路上也不過就是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一天走到了三節嶺，猛然間董爺想起一位朋友來，叫道老關呀，咱們這裡有位老朋友，你還想的起來嗎，關九公一時之間，還是真猛住了，想了好半天也沒想起來，遂說道，我忘了，你就說是誰吧，董

爺哈哈大笑，你真正是貴人多忘事，你可曾記得有個海底青犀嗎，董爺這，說，關爺也想起來了，咬呀真正是人老無用，我就會把他忘的死死的了。咱們既然走到這裡，可以順便進去看看，人到了這麼大歲數，見一次面就少一次，走不到這裡就不說了，既然走到這裡，能够不看看嗎，董爺當然點頭了，二位一同來到海底青犀的門首，家人出來一問，說是二位來得湊巧，後面正然動手打得難解難分，你快去看看吧，董爺一聽趕緊問，跟什麼人動手，家人實話實說。後面動手的就是鎮八方紫面峴峇俠，童林童百川，老人家你在這裡候一候，我教我們少爺出來接待你，話未說完轉身往裡就走，功夫不大，艾天智由打裡面搶步出來，看見老頭子叫聲大哥，你這可來巧啦，裡面正比着手呢，鬥的是小子童林，爲給我的爹爹報仇。小子張方用邁門弩打傷我的天倫，我正然無法報仇，趕上你來了。這就好辦了。董爺聽這個話，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說小子，你這才算瞎了眼了。我要是够奔裡面能够幫你嗎，真要是依着我的心思。你父親那個行爲不對，我早就打算戒懲於他，皆因我關着都是這個年歲，想不到今天會有這場事，一面想着往裡走。抬頭觀看正然打得難解難分。老劍客喊道，爾等住手，董乾在此。頭裡走的鎮古俠，後面跟的是關斗關九公，這兩位劍客一出頭，動手之人各自往兩旁邊一躍，童林帶着這二個孩兒，走到近前免給老劍客行禮，然後站在旁邊，垂手侍立，董爺這才問海川因爲什麼到這個地方來，童林就把從中的情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然後用手指了指百靈如意道藍衣仙姑。說跟老人家回，

我的寶劍湛盧就丟在他的手內。念其門戶的義氣。你老人家比我長着兩輩，無論如何今天你也得教藍衣仙姑說出我的寶劍現在那裡，不然我跟他。死相拚。絕不能善罷甘休，董爺把話聽完了，叫了一聲，海川。你就不用管了，如果寶劍果然是他盜去，不交出來完的了嗎，把話說完，一伸手由打腰中撒出來那口龍鱗寶刀，用手一點指，叫了一聲，賀玄真，你今天成全成全老董。告訴我寶劍現在何去。不怕你辦不到，不是我說句大話，你鬥不了全有我呢，百靈如意道藍衣仙姑，聽了董爺這些話，未免心裡有氣，再說自己臉上也不好，不錯得了人家湛盧寶劍，可是又在店房之中丟失，這够多麼難看，羞惱變成怒，只得助下撒劍，往前一縱，手捧寶劍够奔董爺便刺。董化一身形一閃舉刀相迎，要是按這麼大身分的劍客，當然是刀招絕倫，技術高強，原來不對，不但是沒有刀招，並且還沒有路子，明明是刀。可有時候也許當寶劍用，也許當槍當棒全不一定，那就叫隨機應變因勢制宜。在旁邊關爺一看董爺動上手了，只可撒金背折背刀。看了看賀清虛循環道長，叫聲朋友你就別怔着了，在我面前能够走幾招的也就是你，如果你知道我的厲害，你就即速逃生，我也不趕盡殺絕，老道聽這個話，氣得哇呀亂叫，拂塵插在大領上。伸手撒劍，用手點指叫聲關爺。不錯。我知道你是河南劍客。我可也不是無名的。憑我循環道長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何必在我的面前這樣耀武揚威，真若是談到武術解決。你也未必是我的敵手，說到這裡擺劍撲奔關爺擡頭便擊，用的是擊石之法。關爺在旁邊一閃，他老人家

可是八卦刀的刀招，這一套書上若講究說用刀，那位也比不了人家關爺。那真叫與衆不同。又搭着他老人家這口軍刃是折鐵寶器，刀光一閃不亞如閃電一般，刀招一共八八六十四手，把老道圍在了當中，賀清虛這回劍名叫太極劍，今日太極劍碰上了八卦刀，也是真好看，兩個人身分一般平，走起來恰似走馬燈相彷彿，童林看着這般光景。知道這是個機會，擺手中一對子母雞爪鴛鴦鉞，鬪的就是胡駿胡千里，六個人打了三對。一時之間都分不出來高底上下。藍衣仙姑動着手自己心中暗想，我受異人真傳，得太極劍，三百六十五手太極招，由打出世以來，未曾遇見過敵手，不過腦中印着一個呂晚娘未曾相逢。想不到外面這些位劍客，那一個也不含糊，看今天動手這個意思，大概難勝，正然思想之時，猛然間就見大歲張方由打腰中取出邁門弩，高聲喊叫，賀玄真賀清虛，這就是你們兩個人的對頭，我的老師賜我的鎮觀之寶，代管天下道教，只要是三清門人弟子。作事違背天理良心，當以邁門弩，取他的性命，賀玄真看此景光，準知道就是動手，也未必能够贏的了董化一，何況還有張方手擎邁門弩，真要小子打出來，我的性命難保。到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想到這裏時輓一劍，抖身登房脚探陰陽瓦回頭觀看，但見董化一擎着刀。哈哈大笑叫道，賀玄真。你可不應當逃。都說你獨掌太極，劍招絕倫，我今天倒要跟你見個高低，想不到未分輸贏你就要走。那如何走的了，你可知道吾腰中鋼胆成名，說話的功夫，取出一個鐵球來。搖了搖咯唧唧的聲音，叫了聲賀玄真慢走着打，抖手就是一鐵球，够奔賀玄真後

脊背打來，賀玄真說聲不好，趕緊把身形向下一扒。頭一節是躲鐵球，第二樣怕探碎陰陽瓦摔下來，這一手功夫叫作王祥臥魚，鐵球噲啣一聲打空了。就見後坡有人微然一幌身，一伸手把鐵球拿去，大概那個人手中閃擊着寶劍，刷啦一幌劍光一片，別人看着不理會。在下面動手的童林，看的明明白白，看着那個光彩好像是自己的湛盧寶劍，這才高聲叫道：

老人家，接球的人手中擊的寶劍，就是湛盧鋼鋒，老人家千萬別教他走了，還宋等童林把話說完，董爺那裡直讓，可了不的了。頭一次丟球在蘇州。盜獄之時才能够回來，今天鐵球再要是找不回來，我就不能活了。說到這裡也隨着一縱身登房，在後面緊緊追趕，要憑董爺這個腳程不敢說屬第一，比他老人家高的手兒，可能够有幾位，兩脚登開行走如飛。走到塘塢掌燈之時，走出來約有三十多里地，天可就黑了，不但是沒人追上，並且連影子都沒看見，老頭點了點頭，看起來這才叫瓦罐不離井邊破，菜裡蟲子菜裡死，頭一次丟球，雙盜獄之時，球到手就不應當在外面流落，抱着腦袋在家裡一忍那才算對，不但沒忍，並且還在外面東飄西蕩，找不着鋼胆，還怎麼能够回歸鳳翔府。想到這裡，悶悶不樂。往前行走好半天的光景，肚子也餓了，天也到了定更了，正然往前走着，還不錯前面有個小村莊，老頭子打算找個店房，一來打打尖，二來也好休息休息，這才在村莊上面，繞了一個灣兒，天也不早了，有店也全都關上門了，正然觀看之際。還算不錯。在西街口路南有面黑大門，自己還不如在這裡投投宿，教他們給我預備點吃的，明天早行，不怕給

他些個錢。倒也沒有什麼關係，想到這裡連連拍門，拍了好半天，裡面才有人答應問是誰。董爺在外面答言是我，因為貪趕路程錯過了宿店，打算在貴府打攪。求你多多方便，說罷就見門分左右，走出一個人看了董爺，說道，這事我可主不了，話不是說在這裡嗎，到裡面問問。董爺又說了幾句費心話，家人把門關好。够奔裡面回斷，過了有一盃茶的工夫。二次門開由打裡面出來，位老者，精神百倍。上下打量董爺，老人家趕緊把眼皮場撒下來，收住眼神，怕人家看出自己是個武術家。又費許多麻煩。老頭子遂問道，老朋友，你有什麼緊事這樣趕路。天到這般時候，還不帶店休息，稟面請吧，把董爺讓到裡面廂房看了看裡面陳設也倒很齊整，八仙桌及椅子床帳都有，牆上應當有名人字畫，挑山對聯。這個房裏可沒有，淨是一張張的小人畫，別人看着可不懂，老頭一看知道這是練家，這個人名字叫作單操，又看見在西面有個小神龕，裡面供着祖師爺，董爺知道這位老人家是小林派。因為所供的乃是達摩老祖，那人擺手讓坐，教家人倒過一盃茶來，這才問老朋友，我聽你說話不是本地人，你處那裡尊姓大名，董爺實話實說，家住陝西鳳翔府，姓董名乾字化一，董爺通報了真名實姓，所為的就是教主人知道，自己也是個練武術的，頭一樣兒有個投其所好，教他不至於生疑。再者說一切吃用也可以隨便，那想到本宅主人聽了這個話，上下打量董爺好幾次，暗想道這個人好生大胆，分明這個地方叫欺侮我，因為看見我屋裡這些個人畫，所以要用劍客的大名單我一下子，我雖沒見過鎮古俠董老劍客，

大名鼎鼎人人所聞，也不能像他這個長像，我用言語揶揄他幾句，倒顯着不合適，倒不如我和他武術解決，如果他真要是位劍客，當然比我的武術高的多，倘若他是呂充，也不是我說句大話，他絕以不是我的敵手，老頭子主意拿定，打算跟鎮古俠比手，不過那個話說得柔和。遂說道。你是董老劍客，久聞你的大名，談到武術。可稱天下無敵，你看屋理這些個小畫，這都瞞不了你，這全都是武術，在幼年間請過幾位老師，也曾遍訪過名人，你看屋裡所有這些個武術的圖譜，這都是我搜索各門的絕藝，皆因我好習這個，早有意登門拜訪你老人家，倒不是爲比併高低，不過請你老練幾手我開開眼看看，但能够把你老的絕手也畫出來。帶到宅中，早晚練習，日子長了，我豈不是長了能耐嗎，我是未得這個閑期還算是有福有德，你到了我的宅中，這真算有緣，我心裡想着打算跟你老人家承招

你可別過意，這個話跟別人說他許不明白，老人家鎮古俠董爺久走江湖，稱得起多經多見一聽就明白了，不問可知，這一定是若比手，又一想，唉，這頓飯真不容易吃，可到了這般光景，投宿到這裡。好在全都是武術家，有誰知半點義氣皆無，還要跟我比比手，看起來太難了，今天衝他這個樣兒，把我老董平生所學的絕藝，露出幾樣來，倒要教他看看不然他也不佩服我這個鎮古俠成名劍客，老頭子把主意拿定，遂說說。我來的慌疎，尙且未請教你的尊名大姓。你要打算跟我比比手，那倒不算什麼，我先請教請教你貴姓大名這個地方可算老頭子久走江湖的經驗，說到這個地步。就要問問他名姓，如果他是位威

名的劍客，隱居在此，差不多我的耳內都有，故爾他才先問名姓，那個老者拈髯點了點頭。這個老頭子別看這樣穿着打扮，還是真有點經驗，先問問我的名姓，遂不隱瞞。說道老朽我姓褚，單字名鳳號叫白雲，蒙天下英雄台愛，送我一個小小外號，叫萬里追光賽流星。董爺聽罷，想了好半天，想起來了，不錯，有這麼一個人，這人脚程最快，生就的飛毛腿。這個話在三十年前聽人說的，後來就不知道了，原來隱居在此，老頭子想到這裡，拱手說道，我打量是何人，原來也是一位成了名的劍客，我也是早就有思相訪。皆因窮事多忙，未能得期，今天總算巧得很，說到這裡往外走。二人全都來到了院子當中，上垂首站的是董爺，下首站的是本宅主人褚白雲，雙方各自道了一個請，褚爺那個心思，打算教董爺先給招，董老劍客憑着自己的身分，不肯先入手，結果還是褚爺先動手，身形一縱迎門就是一掌，這招數的名目就叫迎面掌，招數可是平常的招，不過講究手急眼快，就聽當的一陣風，够奔董爺的面門上打來，按說董爺就應當閃身形，躲的這一掌。董爺不但沒閃，並且身形向後一坐，雙腰一齊走，這一手名目叫作虎坐坡。老頭子褚白雲一看，就倒吸了一口涼氣，要說從後縱得兩足差着，一齊往後縱。縱出一丈多遠，這就叫絕藝，按說知道老頭子有這個絕藝，就不應當再比了，褚鳳倒要開開眼，看看老爺子的絕手高招。二位比上手，行前就後忽左就右，好在也沒有人觀看，就是有兩名家人，也是隱住身形，探頭縮頭暗含着看，這二位比來比去，比到三十多招，五六十手，董爺心中不悅，褚白雲

你這就算不對。論手術你不如我，你還非要跟我久戰不可，真要是耗到天光亮，我這是投宿嗎，我要是狠狠打他一下子，可又沒有這麼大仇，老人家想道這裡火往上撞，還不如打他一下，教他知道知道也好，想到這裡看了看褚白雲的掌够奔自己胸膛，忙微把身形一閃。用手一接他的脖子，往前一上步，用右手，托他的胳膊肘，將然要往前帶，按這手功夫就叫順手牽羊，褚白雲一看這一招逃不了啦，老頭子也真伶俐，趕緊說道，老劍客，手下留情，我輸了我輸了，董爺把手一撒，手拈着鬚鬚微微一笑，遂說道，褚老英雄，你這是何必呢，這大的能爲，這樣胆小，我尙且未進招，你就說輸了，我就不知道你輸在那裡。褚爺趕緊說道，老劍客武術高強，勝我多多矣，裡面請坐吧，這才讓到裡面二次落坐。告訴家人預備酒菜，好喝着隨便閑談，褚白雲先打聽打聽老人家由那裡來，老頭子也不隱瞞，就把謝家灘二次立擂，如何巧遇自己的老師，怎麼走到三房嶺去了一只鐵球，褚爺一聽吓了一跳，叫道老劍客，我實話跟你實說，你進來的時候，我看這你樣穿章打扮，我就不認得你是真正鎮古俠，故此才斗胆請你比手，爲是看着你確實是鎮古俠老劍客不是，有誰知我這麼一高興幾乎把我生平的名譽掃盡，幸虧我的眼快，要是這麼看起來，像我這個武功，簡直可以閉門不練了，憑你老人家這樣能爲，尙且丟失鐵球，何況是我輩，這個球丟失，你就不找了嗎，董爺聞聽一擺手叫道，褚老英雄，球不找回來，我就是死了的話，名姓不香，雖然說接鐵球這個人我沒看見，順着線找，我也能想的出來，反正出不了跟意

道百靈仙姑他們一黨的人，我打算够奔河南考城縣，找到如意觀，堵門把他叫出來，當面交出鐵球還算罷了，如若不然我跟他拚了，我跟他兩死在一處也算值的，褚爺聞聽一擺手，老人家你訪百靈如意道，還得够奔江南考城縣，可不用費那麼大事。就在咱們這裡不遠，離着我這裡不過五六里地，有一個大村裡。鎮名叫作鄭家堡。那裡住着我一位盟兄姓鄭，名叫鄭成鄭天龍，外號人稱捕風追月騰雲鶴。那乃是有了名的英雄。差不多江湖綠林道所有成了名的英雄，有了名的劍俠，沒有人家不交往的，可別看他不出門，也有時候打發人出去。也許寫信，短不了有成名的英雄，到他的宅中相訪，我聽他談的離着鄭家堡八里多地，有座廟叫太極觀，裡面住持的老道，聽說是跟百靈如意道是親技近派的師兄弟，不過我可沒訪過他，如果老英雄打算見識見識他，天光大亮咱可以一同够奔鄭家堡打聽打聽。倘若是事實，咱便够奔太極觀，查訪你老人家的鐵球，豈不省事。董爺聽到這裡點了點頭，既然如此。褚老英雄你就多分神吧，談話之間告訴家人預備酒席。褚白雲陪着老人家吃喝，酒逢知己千盃少，老二位越談越高興，直談了一夜未眠。堪堪就到了日上三竿。老二位這才站起身形。教家人收拾收拾，臉水打進來老二位擦了擦臉，董爺這才說道，褚老英雄，咱們够奔鄭家堡吧，褚爺聞聽點了點頭，遂告訴家人，如果有人找我。就提我在鄭家那裡了，家人們答應，這才褚白雲附着董乾一同離了家門，幾里地路程撒腿就到，來到鄭家堡，董爺看了看人家雖然不多。宅院都是齊齊整整，那一家門首都有幾棵樹。來

到一家門首座西衝東。門前影壁巍立。四顆龍爪槐樹粗够夥抱，青石台階非常整齊，褚爺擺手叫董爺等候，自己上階台。人家早就看見了。走上前來行禮，褚二爺你這幾天沒見。想必是你又犯了棋迷了，不定在那裡下上了。我們劍客爺由打早晨起來就念道你，在書房裡候着呢，你往裡面去吧，我也不用給你回話了，褚爺一擺手叫道，福兒，你可得辛苦一趟。我自己來不要緊，你趕緊到後面回話，稟告你們劍客爺，就提有陝西鳳翔府鎮古俠董乾董化一老劍客到了，教你們劍客出來接待接待，家人聽罷轉身往裡走，工夫不大就聽有人咳嗽，聲音洪亮，連連叫道二弟，怎麼你把董老劍俠陪到這裡，願先也不知會我一聲，恕我待接來遲，董爺聽着有人說話，留神觀看，就是由打裡面出來預位老英雄，身量可不高，不過就是將將四尺，大門樓頭，黃焦焦的連鬚鬚，深目高鼻，酒精鼻子頭兒，身上穿米色綢子半截大褂，山東實衲幫的皂鞋，白襯子，衝着董爺連連拱手，口中說道，你就是董化一老劍俠，不才鄭成鄭天龍，董爺聞聽連連拱手，久仰你老人家大名，早就有意前來拜訪，皆因我是事情太忙，未能得暇，今天借着褚老英雄介紹，得認識一位隱了名的老劍俠。真正是緣分不淺。鄭爺也說了幾句俠氣話，這才往裡讓，到了裡面廳房落坐，家人把茶水獻上來，鄭爺這才問董老劍客，怎麼會跟我二弟遇在一起呢。董爺就把夜晚投宿，恰遇褚老英雄前後話說了一遍，鄭爺聞聽哈哈大笑道，二弟，錯非是有這個機會，我這麼大年紀，怎麼會得遇這樣的人，如此又各自說了一回客氣話，鄭天龍吩咐家人預備

酒筵。董老劍俠接風，董爺也不客氣，大家謙讓着，把身坐穩。董爺上座，褚爺旁邊相陪，本宅主人鄭天龍打橫相陪，老三位開懷暢飲，還也叫英雄愛英雄。先談了些個別的閑話，褚白雲用言語介紹，叫了一聲大哥，董老劍客適方才跟我所說，原來他老人家，有如此如彼一段事，特意來到你的府上，所為的就是跟你老打聽打聽。咱們這裡不是有個太極觀嗎，他老人家要跟你打聽，是否這個住持老道，與百靈如意道藍衣仙姑有關係，鄭天龍一聽。喝。原來就有這等事，提別人我可不知道，談到太極觀這個住持就可知道，他與百靈如意道，循環道長賀清虛，全都是親師兄弟，據我想，他等既然由打三傑嶺逃走，或者真的逃到這裡來也未可知，董爺一聽不由得心中喜悅，遂說道，鄭老英雄這可算巧極了，錯非遇見老劍客你，這個球的下落，還是真沒有地方去訪，沒別的求你老人家辛苦一趟。帶我到太極觀去，諸爺說道。這個話不能這麼說，淨說你們二位前去，那如何能成的了呢，無論如何，也得把我帶着，董爺說道，那更好的，當真一同前去，那乃是我的左膀右臂，我是歡喜急了。三位劍客商講停當，到了掌燈以後，各自把自己隨手的軍刃收拾齊畢，這才由打鄭宅動身，按着書的小扣這兩節目，叫作三老夜探太極觀，行在中途路上，褚鳳心中，暗想我的外號叫作萬里追光饗連星，別的武術不談，要談到我這條腿，不敢說日行千里夜走八里，大概比普通人的快，我心中據多想，天下的劍俠能够跟我比脚程的也就是老人家鄭天龍。皆因他的外號人稱撲風追音騰雲鶴，我們哥兒倆的脚是一邊平，我今天何不

考查考查，董化一他的脚程如何。想到這裡才叫了一聲老董劍客，這不是當着我們鄭大爺嗎，我說話你可別過意，太極觀雖然離此不算甚遠，天可不是了，倘真咱們隨便閑談，到了那那天太晚了，倒顯着有許多不便，依着我的主意，還不如咱們把脚程放開了，略爲加點兒緊，老頭子鎮古俠。聽褚爺這些言語心裡明白，不問可如，當然是暗含着比賽比賽脚程，心說蒙天下英雄喜愛，四夫名劍稱我爲首，如果說教脚程把我比下了，我還怎麼稱得起四大各劍之首，老頭子越想越不樂意，想褚白雲這個人，我跟你初次相逢，還打算跟你接近，今日說出這種話，分明是拔扯我，老董脚程比你快，那說不用談了，如果說我要跟你走得一般平，我就覺着臉面無光，要是比你落後一點我算跌了，老頭子想到這裡，答話略慢，點兒，鄭天龍，想，像褚爺這麼談話，跟老朋友行了。對待新朋友爲免不點兒，想到這裡趕緊用言語釋，遂說道褚賢弟像你我弟兄有多大武功，跟着道人比上，當然咱你就算是出頭拔萃，如果跟董老劍客比到一處，咱們那裡或的了，董爺聽到這裡，微微含笑，你覺着褚老劍客這個話，說出來不好聽，其實倒也不算什麼。皆因他的外號，人稱萬里追光賽流星，不問可知，當然是腿快，今日這個話就是要跟我賽賽腿，要是別人跟我說這個話，我可不理他，今日棚要會會你褚白雲，說到這裡，回頭看了看鄭爺。叫聲鄭老英雄。你願意跟我們一起走，我也不攔，不願意跟我們走。我也不要求，鄭爺知道這個話說的難聽，有心再用言語攔，又怕把兩造擱激了，只可不再答言，三位站齊了一哈腰。各

自施展十二字跑字功，行走如飛，嘴裡不說暗含着全都用了勁了，跳够了多時褚白雲心中難過，董爺第一，鄭爺第二，自己偏偏就來了一個第三，有心還跟着往下走。自己知道難取勝，道路走的遠了，更是追不上，豈不是更難看了嗎，只可自己站隱身形，高聲說道，鄭大哥，董老劍客，止住脚步吧，我今日本來是打算取個笑，想不到那，位都比我這個萬身追光高，鄭爺聽褚爺這個話就雖告饒了，自己才高聲說道，董爺，是了就是了，真要是跟的太遠，把我們拉下，那不是更難看了嗎，董爺聞就這兩位說的話，只可止住脚步，手理鬚鬚叫道，二位，這是怎麼了。我剛走上高興來，還沒遛開腿呢，三位劍客彼此全都是哈哈一笑，別的話也不往深處說，言多語失倒不和適，遛遛達達說笑笑的往前緊走，來到了太極觀，董兩在前，留神觀看四外無人，縱上牆探頭望裡面一看，清素素黑暗暗並無燈光，幌身形跳下來，東扎一頭西撞一頭，繞到了東跨院，但只見燈燭輝煌熱鬧非常，董爺明知道這是鶴軒，慢慢的湊到他們窗台切近。側耳細聽，房內有男女說話的聲音。老頭子一聽高興了，由打腰中取出來樹棕用口舐濕，樹棕一捻，把窗戶紙捻透了一個小窟窿，用目往裡觀看，但只見迎面坐着一個老道長的好兒，大身材站起來足有六尺多高，藍綢子道服，青緞子大領。杏黃緞子福字履高腰黑襪，望臉上一看，參白頭髮黃焦焦，高挽髮髻，兩道抹子眉，大眼睛。蒜頭鼻子，厚嘴唇，兩個大薄片子耳朵，右手拿着拂塵，左手按着劍把，在他下坐首坐着一個老道，就是循環道長賀清虛，緊挨着就是白靈如意道藍衣

仙姑賀玄真，他你兄妹在三傑嶺，被鎮古俠老劍客趕走。他們兄妹兩個人，帶着那個徒弟胡駿胡千里。還有一個廚老道趙福清。他們逃竄性命，賀清虛吩咐胡駿够奔福建延平府，胡家故清虛觀，帶着趙福清一同到那裡等候，玄真看見自己哥哥吩咐完畢，這才唉聲嘆氣哼了一聲，大哥，我這個功夫是你知道的，打遍天下無敵手，連你的功夫還是我傳的呢。想不到老哥哥這個跟頭連着跌，你我兄妹會有今日，這不是叫敗運嗎。徒弟自然打發走了，咱們哥兒兩個，有個相當地方沒有，這個仇不報我心裡堵的慌，若是輸給別人還倒罷了，輸給鎮古俠我有點兒不平氣，憑他的功夫思焉能是我的敵手，哥哥你得替我想個辦法，替我出出這口氣。不然的話我活不了，賀清虛聞聽，念了幾聲無量佛叫道，妹妹，你怎麼說出這個話來，你是個剛強人，今日說出這個話來透着有點軟，我不愛聽。若打算給咱們兄妹報仇，非大爺不可，這一句話倒把玄真的醒兒提起來了，在他們門戶之中有之個老道。就是反天道長。年歲可沒有他們兩個人大。因為他是矮地出家。入門最早，故此他到是個大師兄，此人劍招絕倫，藝業高強，有一種暗器名喚甩弩弓，這個東西是毒藥喂成的，打在人的身上，三個時辰就死，金鐘罩鐵布衫也避，住這個東西，只若師兄肯其幫忙，咱們三個人連成一氣，慢說是鎮古俠一個人，就是大清國四大名劍，他們哥兒四個湊在一起又有何懼，這個話說出來，可不是咱們自誇其德，就像他們那個功夫有個十位八位，也不算什麼，哥兒兩個說得高興，這才順道够奔太極觀，書不可重叙，來到太極觀

山門，叫開角門，有小老道讓到了後面鶴軒，師兄弟相見彼此行禮，鍾雁道長叫了一聲貳位師弟，這是由打那裡來，怎麼這樣狼狽，未等賀清虛說話，玄真先唉氣嘆一聲，叫道師哥，你就別問了，藍衣仙姑並不慌忙，就把三傑嶺前後事訴說了一遍，我們哥兒兩個前來，就求師哥你多忙，給我們出這一口氣，鍾離圖遠聽到這裡，手理長髯，念了一聲無量佛，叫了貳位師弟，即然來到我這裡，你們就放心吧，也不是愚兄我說句大話，董乾他那個武功如何成的了，不是哥哥我說一句大話，教他坐着死，不能站着死，本應當立時前往，不過事也不用那樣着急，你們哥兒兩在我這裏住幾日，早晚找他不一樣嗎，再說跑到和尚逃不了寺，過幾日前去尋找他不遲，留住這兄妹在此盤桓了有叁兩日，這一日晚飯後，叁個人坐在鶴軒裡面談心，玄真悶悶不樂，越想越有氣，恨不能一時找到鳳翔府，見着了董化一報仇雪恨，老道鍾離圖遠，叫道師弟。你何必這樣性急呢，咱們明日起身，就是他

不回來，也可以放火燒他的全門家眷，將然親到這裡，外面叁位董劍客全都到了，這個地方可得說反天道長鍾離圖遠耳音好。未曾說話先告訴貳位外面有人了，趕快把屋中燈光熄滅，簾籠一起，鍾離圖遠已然縱到了院子當中，左手揹寶劍，念了一聲無量佛，可人大胆竟敢前來偷探我的太極觀，話未說完。董爺微微含笑叫聲道爺，俺們貳位可沒會身，聽說你就是鍾離圖遠，按你本人的行爲可不算甚好，好在一樣兒，跟我無怨無仇，我也不便對

於你趕盡殺絕。你急速逃生還算罷了，不然量你難討公道。話未說完，氣壞了反天道，手擎寶劍咬牙切齒叫道，董乾，憑你微有虛名，竟敢在我的眼前頭說此大話，卅家人今天大開殺戒，我若將你置於死地，往前一縱，擺手中寶劍要刺董化一，在旁邊鄭成看的明明白白，擺自己手中拆鐵刀往前一縱叫道，老人家，你閃過一旁，待我將他結果性命，省得你老人家費事，鄭爺這個地方，打算露露自己的功夫，叫董爺看看我這個撲風追月騰雲鶴也不是個普通人。要說老頭子這口拆鐵刀武功真叫不錯，往前一縱刀對準了鐘離圓遠的頂梁往下就劈，鐘離圓遠以寶劍相迎，二人戰在了一處，此時循環道長賀帶肅，藍衣仙姑全都由打鶴軒走出來，看見鎮古俠，這才叫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回手拔劍够奔董爺，叫了聲董化一。你來到太極觀分明是飛蛾投火自找其死。董爺聽了這個話，微微含笑。別人在我的眼前發威還可。你乃是我手下的敗將。還敢說此狂言大話。今天董大爺早早把你打發回去。教你羽化了就算完了，賀玄真聽了這個話有氣。並不答言，擺手中寶劍對準了董爺胸前便扎，鎮古俠看劍到了，身形往旁一閃。用刀相迎，要談到董爺手中。口龍麟寶刀，不知道什麼叫作刀招，不過就隨機應變，不看十分得利絕不還手，施展小巧技藝把賀玄真團團圍住，這邊是褚鳳，擺手中寶劍鬪賀清虛。那邊是鄭成鬪鐘離圓遠。按着這六個人的身分一比，可全都是劍客，所差着一樣兒，三個出家的老道，行爲失險。把道路走錯了。六個人當場動手。那才叫兇殺惡戰，戰够多時，鎮古俠跟賀玄真比得棋逢

對手匠遇良材，緒風跟賀清虛也是勝負不分。就中可就苦了鄭成了，手中一口金背折鐵刀，跟圖遠比上，努力進手。這敵不了翻天道長，鄭爺一方面動手，正然打得難難分，不由得心中思想。我們三個人是一塊兒來的，若論名譽能力來歷，我可不比他們二位矮，想不到今天動手，我倒落了下風，若論起來鄭爺功夫可不算矮，不過跟鐘離圖遠比上。微許差一點兒。動着手這麼大身分的人，可不應當心有所思。心中一思想，那就叫六聽不固比手也不過就在二十多招，這麼大的鄭天龍，鼻子翹發來額角見汗，老師子兔未心裡不好受。今天不用說我當着二位劍客當場死於非命，就是身上帶點微傷，便把以往的名譽喪盡，後來老師兒倒想出一個主意來，不是我贏不了他就得輸嗎，莫能跟我拚命，鄭爺把主意拿定，留神觀看鐘離圖遠的寶劍够奔自己的頂梁，鄭爺連躲都不躲，證着兩個眼，手擎金背折鐵刀，對着翻天道長胸膛便砍，老道見不好，抖身形跳出圈外，念了一聲無量佛，叫道鄭天龍，你這不叫英雄所爲，咱們二人講究武術，刀招劍術憑的是武術贏人，爲什麼我的寶劍到了。你切不躲閃，征用你的刃往我脣前上打，你這個舉動我明白，打算臨死着一個墊背的，要談到拚命你豁的出去，出家人我還豁不出去呢，我看你既然不是我的敵手，我也犯不着起盡殺絕，倒不如躲了你就完了。把話說完，寶劍交於左手一措，轉身就逃，這個地方鄭爺可算差點兒，老道明然走了，當然是沒安好意，無論如何也不應當追再者說。廟是老道的廟。無論如何他也不捨廟逃走，這可實在怨鄭爺。貪心過度，看見老

道走，冷笑說道。鐘離圖遠，你往那裡走，打鼻逃跑留下你的人頭，話說完了，抖身向前一縱，擊刀隨後就扎。老道聽得外面有軍刀風聲，知道是鄭爺追來了，把身一轉右手一甩，說了聲鄭成慢走着打，嘩的一聲冷風一陣，一種暗器够奔鄭爺當中打來。老英雄鄭成看見暗器到了，想躲焉得能够，無法只可咬牙用左腿一掩當，就聽碰的一聲。原來是一枝毒弩，打在他老人家磕膝蓋下，噲噲噲寶刀撒手扔在埃塵，翻身跌倒，董化一在旁邊看得明白，恐怕老道把老頭命要了。虛砍一刀，抖身形縱出來，哈腰先把老頭子扶起來，往助下一挾就走，老頭子褚鳳也往外一縱。先拾起鄭爺那口金背拆鐵刀，擰身登房，這個地方可見得人家董爺功夫高來了，能够挾着人登房，平常人他可辦不到，老哥兒兩，挾着鄭爺够奔鄭宅，倒了門首拍了拍大門，家人開門見着主人，不由得吓了一跳。趕緊收拾好門戶，領着二位劍客，把主人按放在大廳房裡面，此時天光可就算亮了，老頭子顧不得說話，先看看傷痕，把褲子打開，看了看腿上釘着一枝毒箭，那一塊肉腫起來多高，這個地方別人可不明白，董化一老人家精通岐黃，一看就明白了，這是毒藥暗器，先把傷口的血跡，用手指抹下一點兒來，用鼻子聞了聞，不由得就吓了一跳，遂說道，褚大弟你看，鐘離遠這個要道太厲害了，這麼大的身分，就不應當打暗器，既打暗器就不應當用犢藥的，毒藥跟毒藥還不同，這種毒藥打在人的身上，三個時辰就死，此時這個暗器打在腿上時間可不小了，沒有三個時辰可也差不多，所好的就是一樣兒，治傷的面子藥我還帶着子。說

罷提筆開不了一個方子，打發家人出去先打湯藥抓了來，然後起弩上藥不必細表，湯藥煎好了，給老人家灌下去。淨等着發汗，大概天到己時過，老頭子的身才出了一身透汗，二目睜開才咬牙一聲，看了看褚白雲，看了看董化一，遂說道二位，我是死了還是活着了？要是活着大概不對吧，鐘離國遠打了我一暗器，那種暗器乃是毒藥所造。雖然我沒看見過，聽人說，打在人的身上三個時辰准死，無論是何人。大概他也難逃，怎麼今天我還能跟你們二位見面呢，教我看我這是死了，不等他把話說完，董爺擺了擺手，我討個大說，兄弟。這也不是哥哥說句大話，你受了翻天道長的毒弩，也就是遇見我鎖古俠，該着你命不當絕，我腰裡還帶着，包解毒藥，不然的話，就是現配也來不及，鄭成聽董老劍客一說，這才知道自己沒死，原來老英雄董乾搭救，想到這裡，叫了一老，老哥哥，你就是小弟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本應當下床給你老磕頭，怎奈肢體不便，單等痊癒之後，再給你老人家磕頭。董爺一聽，微笑一笑叫道，兄弟，咱們過不着這個，但願兄弟你平平安安，說到這裡才一擺手，教褚白雲等全都躲出，教鄭天龍靜養靜養，鄭爺點頭跟着董爺來到書房，忽然把身形坐隱，跟着有家人還來回話，跟鄭爺回你家裡有人來找你，現在外面候話。褚爺聞聽吓了一跳。如果沒有緊急之事，他們也絕不至於來找我，你趕緊出去傳話，教他急速進來見我。工夫不大，家人到裡面回話，叫道俠客爺，可了不的了，三位少爺的腿都拆了，褚爺聞聽一怔，書中代言，老英雄褚白雲有兩個徒弟，又是螟蛉義子，這二人還

是親弟兄，一個叫何永，一個叫何茂，由打小的時候，就跟老人家練習武功，後來練的武功也不錯，老頭子看着歡喜。全都收爲義子，這兩個人真算是精強強幹，就在他們本鎮火神廟立了個小場子，平常人打算練武術，拜禱老英雄不易，只可全跟何氏弟兄在一處練習。大概這徒弟總有三十多名。一個月可以進五七十兩，這一天天到辰時過，廟裡的徒弟全都到了，又偏趕上是個集場，進到廟裡看練功夫的人，可就太多了，何氏弟兄看了看徒弟們全都練完了，弟兄二人站在場子裡面，略爲一揚氣，說幾句狂話，爲的是教徒弟們高興，把手一抬說，你們看，就在咱們坊前左右，練武的場子可就太多了，差不多像咱們這個場子，可很少，第一是拜師可拜個名頭，第二樣說你們師祖是誰，談起老劍客來，你們也露臉，淨說名頭不算，得說你們練的功夫。按着我所教的，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要想贏你們的主兒，據我的眼光看，也沒有多少，今天索興教你們開開眼，把輕易不練的功夫，我露一手，說到這裡，把身形立在當中，向着四外作了個羅圈揖，口中說道，諸位鄉親們，今天這集個場，你們幾位可趕上了。我這個功夫，是輕易不露，今天趁徒弟們全都在場，一來教給教給他們，二來也可以教諸位開開眼，說到這裡，站在那裡把架子拉出來，揉了一陣繩掌，這陣功夫，那就是行家看門道，力笨看熱鬧，這宗功夫費力不討好，一年練一年的功夫，十年練十年的能耐，所以這門功夫，太不容易練了，要說何永何茂這兩個人，總算是練的還不錯，有十幾年的功夫，工夫不見甚大，一陣繩掌揉完了，腦瓜子一揚

，加着十二分的揚氣，口中說道，諸位，看完了我這個功夫，你老就不用上別處看去了，只要到了集場，你到了這裡就算開了眼了，這個話還沒說完，就聽人羣理有人冷笑，把何永吓了一跳，面目往下一沉，遂問道，這是那位，如果看出我的功夫太好，你可以到場子裡頭請教請教，如果你要真看出不好來，也不妨大笑一聲，說到這裡，沒人答查，也就算完了，那知這個小子是得理不讓人，一連又問了三四聲，就在這個工夫，就聽人羣之中有人讓，小子們還別裝蒜，你練的不但不好。而並且連半點功夫都沒有，如果不信，當場比手教你准輸無贏。話還未說完，人已然到了場子當中，何永留神觀看，但只見這人長的太以難看了，大門樓頭，當中繫着衝天杵小辮兒，探眼窩子，白眼珠子、小鷹鼻子，三角子口。何永看了看這個人，人不驚衆貌不壓人，他又把腦袋幌，幌，用手指着這個人叫聲朋友，方才我聽見是你冷笑嗎，看你這個樣兒，也不是練功夫的，大概我練的好壞你也未必懂，今天你既然進場子，分明是你自找其禍，大老爺一個人練也覺着無味，我拿你遛遛手倒也開心。把話說完，不等人家進招，何永崩起來就是一拳，對准了這個人的胸膛便打，別看他長得相貌醜陋，真正受過名人的指教，招法出來，真正是神出鬼入，閃展騰挪竄崩跳躍，幌動身形來往進招，在先前大家還不以爲然，看熱鬧的主兒，以爲這是小孩子還能够有多大能爲嗎。比長了到把大家吓了一跳，從中有行家才看出這個小子的功夫高來，准知道比長了，何爺非輸不可，大概兩個人比到一處，不過是十幾招，何永用了一手名叫劈

掌。往前一搶步。立着一掌，够奔圍樓頭的頂梁劈來，看了看人家並不着慌，微然身形向左一轉，用雙手往下一按何永的胳膊，何永往回一撒手，就見人家把腿抬起來用力一彈，耳輪中就聽咕咚一聲，可不了不的了，何水雙腿已折，把四外看熱鬧的全都下壞了，何爺這個場子，可不是放了一天半天了。人人都知道何氏弟全武術高強，看見今天被人家把腿踢拆了，這個地方就用上那句俗語了，打丈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何永被打之後。早有人把他搭到了旁邊，何茂高聲說道，小輩慢走。來到這個地方，你還敢欺人，那個人聽了這句話，哈哈大笑，用手一指叫道，何老二，你有多大能耐，大堂廣衆之下，說話搖頭擺尾，就彷彿有多高的武術，今天我給你個厲害，倒不是爲打你，你注點兒意，就這叫傳給你幾手功夫，方才輸招是你哥哥，你是他的兄弟，他剛才不是被我腿踢拆了嗎。你也注意。我還照着你的腿上下手。如果踢的不是地方，我對不住你。何二爺聽了這個話，未免心裡不願意，你看見什麼了。竟敢說這個話，不知不覺氣往上沖。那個意思打算趕步向前，伸手過招，把小子打躺下給哥哥轉轉面，還未容自己過去呢，就聽那面有人喊師哥，你一個人可別把臉露足了，無論如何這個人你得讓給我，說話光景這個人已竟走到了場子當中，大家全都注意看了看，長的太好看了。身高四尺多，細腰乍背，身穿藍綢子大褂，大紅緞子快鞋，梳着衝天杵的小辮，面如傅粉，二目有神。這個人過來之後。那個人點了點頭，說道兄弟，既然你出來了，我就不能吃獨的了，把這到小子讓給你吧，大略踢場子來的人

位不少，湊在一起指指戳戳，所談的就是這段事。不表他們的談話，單說這個醜陋不堪的孩子，說話有點尖酸，叫聲小子，你真有點造化，真要是教我兄弟打了。可比你哥哥人物得多，何二爺越聽越有氣。說小子們有一個算一個，打倒下他再打你，話說到這裡，身形往前一縱。用了個雙鋒貫耳，够奔小孩兒的太陽穴打來，那個小孩兒身形往下一矮，縮頸藏頭，把兩個巴嚨躲開，用自己兩個小拳頭。對准了何茂的小肚子便打，可別看人小，手上的勁的可不小，帶着一團風的聲音招就到了，何茂看見拳到墊步轉腰往後一縱，這一招的名目，叫作虎坐坡，這個小孩兒動上手真狠，不等何二爺年前進步，跟着往前一縱，用了個童子拜親音，雙掌合在一處。對准了何茂天靈蓋上就劈，這手功夫就是形意拳中的開掌，最厲害無比，何茂應當看見招來了。還往後坐坡那就對了，他不但沒往後蹤。反倒往後一扭臉，掌倒是躲過去了，這個小子也算損，下面用了個場子腳就在磁膝蓋下面，迎面骨上，用力一踢，咕咚一聲左腿踢拆，何二爺唔呀一聲，倒退了半步，坐在了埃塵，可別看人家腿拆了，還是揚揚得意。遂說道朋友，我可倒下了。如果說要命。只管來取，要說咱們沒有那個仇，不忍的要我命，那倒也成，可有一樣兒。你們可別走，教我的老師前來替我們報仇，如果你們真有能耐，把我的師傅贏了，那就沒的說了，我們只可找個僻靜地方，抱着腦袋一忍，這個小孩不等他把話說完了，連連擺手叫聲姓何的，你還別拿你當條英雄，別看把你的腿踢拆了，這不過是給你送個信，鬥的就是你師傅，趕緊打付人給他送

信，教他快來領死，何茂說了聲好，朋友你就候着吧，話說到這裡，先教夥計把自己抬到臥房裡面，這才派人前去請他的老師褚白雲，家人到了褚宅一間，老爺子沒在家，家人說明在那老劍客家裡呢，這才跟着又來到鄰宅，教人給回進去，這才來到裡面，見褚爺老劍客，就把踢場子的事一說，老人家一被問，人家便把經過之事，從頭至尾細說一遍，還求等褚爺說話，在旁邊把董老劍客給氣壞了，遂說道，這是那裡來的小子，敢在這門口這麼楊氣，遂又說道，這是我找不素靜來的，褚大弟你別動，我跟着前去看看，別管他是怎麼樣出色的英雄。教他在我的面前，也得不便宜。褚白雲聽董老劍客這麼說，不敢違背，只可叫徒弟頭前帶路，老哥兒兩一齊前去，徒弟頭前帶路，來到了火神廟，留神一看，這個看熱鬧的人可太多了，大家准知道把褚爺徒弟打了完不了，准知道後面還有一場熱鬧的。所以衆人全都不走，那怕有要緊的事。他都可以就候一會兒，倒若看看這段事如何結局，果然待了功夫不大褚爺就到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你看我說怎麼樣，看看褚爺來了不是，他老人家還怕自己不成，又約了一位來。咱先不用說這個人奔什麼身分有多大能爲，你就看這個穿章打扮，這叫寒暑不侵，這小子還真正是行家，一眼看着董爺的棉褲了，大家正在其說不一。就聽有人說，閃閃閃，老爺子到了，大家閃了一條過路，節而走的是小徒弟了，當中可就是褚白雲，後面跟的是鎮古俠董爺，老二位將然來跟場子裡觀看，就聽有人讓，董師爺你老人家好，我這裡給你磕頭了，又聽有人叫師傅，董爺子細一看，

敢情在一塊站着是四個人，一個童林鎮八方紮面峴崙俠，那三個就是張方，鳳岐，于斗小峴崙，書中代言，童林在三傑嶺，親眼看見的有個人手中擎着湛盧鋼鋒，暗含着把老劍客鎮古俠的鐵球接走。老頭子董化一可就隨後緊緊趕下去了，童林看得明白，拿自己寶劍的身穿道裝，不問可知當然與循環道長賀清虛是一黨了，看着董爺追，自己可沒敢動身，只可向着今古俠關爺，說了幾句客氣話，老人家這三傑嶺，一切善後之事，求你老人家伸手維持。這件事關爺還不能不管，因為童林素日行爲很好，這件事不能不替他幫忙，這才叫了一聲童林，這段事你就交給關爺吧，我自己知着不至於辨不到，可不知道你打算到哪裡去，童林說道，我打算也順道往前追趕，既然色道是賀清虛，當然你就得追趕。不到福建延平府，我就得到河南考城縣，不見着賀清虛問問，我這口寶劍應當往哪裡去訪呢。關爺聽到這裡，也不能往下多問，只可說你自己前去，還是帶着幾個人呢，童林看了看，人也這幾個孩子可就全過來了。頭一個張方，第二是鳳岐，第三就是于斗，童林看了看，人也够用的了，遂說道好吧，就是你們三個人跟着我吧，不表關爺如何安置三傑嶺的善後。單說的是童林，帶着幾個孩子順道前往，這一天可就來到了火神廟，正趕上是個集期，遊人很多，童林性急，恨不能一步趕到河南考城縣的百靈如意觀，見着賀清虛等。追問寶劍的下落。這幾個孩子就不然了，看着熱鬧就想看，看見是個集場。火神廟的人很多，子細觀看，原來是練武術的，當中站的老師傅，聽說未免有氣。張方這個孩兒。他那裡聽的慣

這倒，不由得一陣冷笑，才被何永聽見。叫進去當場比手，此時見着老人家董化一，童林這才把經過之事，跟老人家細說一遍。然後董化一又給指引指引褚白雲，童林率領衆人走上前來行禮，這才說道：「我們可不知道這是褚老劍客，徒弟。若是知道是你的弟子，天大罪也不敢得罪他們弟兄，好在咱們都是練武功夫的，腿折胳膊壞，也沒有多大關係，褚爺聞聽點了點頭叫道：「童俠客，這個話談不到，既然是自己，任什麼話也就不用了，遂吩咐人請好外科先生，給何氏弟兄治腿不必多說。褚爺這才跟董爺一商量，倒不如連童林帶這幾個孩兒，一同請着够奔鄭爺的家中，來到鄭宅，先看了看鄭天龍，可別看是毒藥暗器打的，只要有解藥，把暗器取下來，雖然不能當時復舊如初，可也用不着調養三天兩日，過幾個時辰已然就能够隨便轉動，給童林也指引指引，這就是成了名的劍客鄭天龍，外號人稱撲風追月騰雲鶴，童林聞聽像這麼大身分的劍客。練藝之時，也常聽二位老師說，倒是有這麼一位劍客。又叫孩子們見過，然後這才落坐大家合計，應當怎樣對付太極觀，咱們大家早早打算一個妥實的主意，因為什麼呢，就皆因太極觀男女連三位老道，那一個也不是平常人，正在大家合計之時，旁邊張方不住的直笑，別人還都不說，惟獨董爺聽着有氣，不錯，這個小子平常倒是有點兒智謀，然而這個事非同小可，憑鄭天龍那麼大的劍客，尚且帶傷而回，想你小小張方，難道說還能够在我們以上嗎，再說這個身分也差的大多了，我等不是他人對手，像你十個八個也不是白費嗎，真正是豈有此理，老人家正然想

着，打算要問問這個孩兒因為什麼笑，這功夫還有一位性子急的，可就是童林童海川，一指張方問道，你這是怎麼嗎，幾位老人家談話，你在旁邊笑，有話你說倒可以，爲什麼一語不發。在旁邊嘻嘻直樂，真若是董老劍客自己。那倒沒有別的說的，現在當着董鄭二位老劍客，豈不教人家笑話嗎，張方聞聽樂嘻嘻說道，童俠客，你還別笑話我這個笑，既然不是我笑。當然還是可笑，如果不可笑我也不笑，再說我既然笑了，當然就有個原因，你們應當先問我因爲什麼笑。絕不能禁止不讓我笑，童林一聽，約。我這一問倒問出事來了。將然還要接着問。董爺旁邊答言，噯呀，張方你這個話不用說了，我早就知道你樂的有原因，現在我倒要問問，原因究竟是什麼，張方聽老劍客，問，更是哈哈大笑，接着說道老爺兒們。你要不問我還是真不說，這不是你問到這裡嗎，我可有句話，先說在頭話，咱們全都是老爺兒們，全有交情，不但跟我有交情的，也有跟我師傅有交情的，也有跟你們老頭兒有交情的，我說出話來，別管對不對，諸位可多多原量，董爺說道，沒說的，有話你就說吧，張方這才說道，方才你們老幾位不是合計着，到太極觀去嗎，我聽說他們幾個老道都不是平常人，故此我聽着這個話可笑，要是教小子我看，別說是三個老道，就是十個八個也算不了什麼，張方這一句話說出來，知道他的主兒，可說是童林，鳳岐，于斗，董老劍客，還可以知道他這個人好說話，說深說淺倒不算什麼兩惟獨這位褚白雲聽了這個話，不由得有氣，看了看張方人不驚衆貌不壓人。剛才你打了我的徒弟，我是看在董老劍

客面上不忍多說別的，想不到這個孩子，竟這樣自高身分，我的大哥鄭天龍，因為探太極觀，身上的傷痕尙且未癒，他老人家這個劍客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了。無請那位說，也得稱人家是老前輩，到了現在尙且不成，憑你年輕輕的人，就讓你出了娘胎就練，可能够有多大的武術，居然敢在我們弟兄面前說此朗言大話，今天你要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可不算發牢騷，我非得說你幾句不可，老人家正然思想，就聽董爺問張方，你有什麼特別的能耐，竟敢出此大話，張方聞聽。並不答言，一台手把邁門弩取出來。叫道老爺兒們你看就憑這個玩藝，我就敢說這個話。董老劍客一看，不由得點了點頭，原來如此，既然憑着這個玩藝兒，這個話我倒信。這麼說起來，這個太極觀，不用多帶別人。就帶你一人去可就成了。董老劍客知道這個意思。褚爺可不明白，二目直勾勾的看着董爺，幾乎要說什麼鎮古俠明白他這個意思，遂就把邁門弩的來歷，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褚爺這也是劍客的身分，耳朵裡頭也有這麼一種東西，不過沒看見過就是，今天聽董爺一說，自己這才明白，這就不怪張方說話這樣狂了，原來有此仗恃。老頭子心裡也非常喜歡，准知有寶弩在手，到了太極觀可以替老哥哥報仇，大家把主意拿好，由打鄭宅動身，一直够奔太極觀。來到了廟切近，左右觀看，黑暗暗霧沉沉四外無人，董爺頭前率領衆人在後。來到了東面的廟牆，抖身形往起一縱，用單胳膊肘跨住了廟牆，探頭往裡面一看，院內尙淨異常，這才飄身跳到了裡面。一直繞到了鶴軒，還未等他老人家走到人家窗台下，就聲呼擡一啓

頭一個就是鐘離圖遠。手中擎着寶劍，念了一聲無量佛，胆太董乾，敢竟率領徒弟，深夜之間攪鬧我的清靜廟宇，我看你是個劍客身分，你急速帶領他等離開此地，不然我叫你死無葬身之地，還沒等老頭兒董爺答話，在旁邊早把太歲張方惹急了，伸手撒出三只邁門弩的筒子，刷啦一幌，叫聲老道，你開開眼看看這是什麼，鐘離圖遠看，看認得，暗說歐陽修老劍客整理三清教，全憑此寶，怎麼會落到這人的手裡呢。再者說張方人不驚衆貌不壓人，手中拿着邁門弩，老道還真有點不信，不過這就叫半信半疑，後來把胆氣往上一擡，寶劍一擎叫道孽障，就憑你這個樣兒，豈敢在衆人面前發威。張方聞聽哈哈一笑。叫聲老道，別說這個樣兒的人，三清教上我會的老道可太多了，我這是不告訴你我是誰的徒弟，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大能爲，告訴你小家住鎮江瓜州姓張，單字名方，外號人稱病太歲，說我名頭還小。要問我的父親，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子美，再告訴你個厲害的。由打八歲在清源回塞峯島祥慈觀，跟老劍客歐陽修練藝十二年，三稜回面透風呂祖錐三只邁門弩。六只棗核鏢，天下揚名。我就叫太歲在此諸仙退位，把話說完了往前一縱。對准了老道而門立着就是一拳，鐘離圖遠用手中的寶劍，對准了張方的腕子往上就迎，張方趕緊往回撒手，要按張方這個能爲，跟人家鐘離圖過動手，那可就算差的太多了，好在一樣兒，在旁邊還有兩個孩子呢，就是小崑崙于斗，鳳岐金蓮花，鳳岐雙頭五節筆管鎗，于斗是鹿筋藤蛇棍，這三個孩子把老道圍上了，在旁邊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一看他們幾個

人都是小孩子，武術高矮不說，他們的閱歷差着，倘若受了老道的暗算，還了得。擺手中一對子母鷄爪鴛鴦鉞，趕過來幫同動手，老的少的爺兒四個，合戰鐘離遠，別看翻天道長這麼大的能爲，遇上這四位還是真够他忙的，那一旁董化一。正在旁邊手拈着銀髻，觀看衆人動手，忽然由鶴軒裡面走出來百靈如意道藍衣仙姑賀玄真，手中拿着寶劍，看見鎮古俠不由得咬牙忿恨，叫了一聲董化一，和着你是跟我真正過不去，三番二次前來相攪。今天我倒要跟你分個勝負輸贏，擺寶劍戰住董化一，賀清虛隨着自己，一同道一同道來的，看的明明白白，知道今天這場事，絕不能善罷甘休，看見旁邊還站着一位褚風褚白雲，我要是不過去，他動手，他也必然得過來找我，還不如我先過去找他，一同道一同道到這裡，這才高聲念了一聲無量佛，姓褚的，你等乃是手下敗將，忝不知恥，竟敢二次前來，既然來到太極觀，也不是我說句大話，你還走的了嗎，褚爺一看是循環道長，想起他等爲非作歹，我們才來到太極觀，不到這個地方來，我的老哥哥鄭天龍怎麼會身受重傷，今天跟你等相見，可算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按着你等爲非作歹，也應當一死相拼，按着我跟鄭老劍客向交情，替他報一之仇，也應當一死相拚，老人家這就叫越想越有氣，叫了一聲惡道，死在臨頭尚且不知，還要出口狂言，別走，別走，話到人到軍刃也到，一擺手中軍刃，跟賀清虛戰在一處，要說這幾人動手，身分算差不了多少，一時之間可分不出來勝負輸贏，惟獨童林張方風岐手斗，四個人戰住鐘離遠，別看老道不佔上風，還算是人家不含乎。

錯非是他這個身分，可早就落敗多時了，總算是人家身為劍客，武術高強，雖然被四個人圍在了當中，施展小巧之藝，閃展騰挪，就憑手中一口寶劍力敵四個人。童林手中一對子母鷄爪鴛鴦鉞，于斗是白猴棍，鳳岐金蓮花是雙頭五節單桿槍，三個人的軍刃。三吊角鏢走着，各施所為往裡進招，就是張方赤手沒有軍刃，手裡拿着邁門弩，跟着來的亂讓。每逢見老道一得勢，他就把邁門弩往起一舉，老道你看這一下子，我就要你的命，你道鐘離回遠他還是真駭怕，本來邁門弩這種東西。乃是三清教中鎮教之寶。只時老道都知道有這麼一件寶貝，皆因這東西百發百中，大羅神仙難以脫逃，把他放出來就如同有神差鬼使的一般，鐘離道身為劍客當然更知道了，所以他才駭怕，怕的是這種東西是歐陽修老劍客掌管，張方這小子是他的弟子，如果真要是他得到了手中，可見得這個東西一定是真的了，如果他打將出來，輕者帶傷重則亡命，故此逢到張方一讓之時，老道不敢直前不顧。加着十二分小心，不敢有一點大意，凡事可就怕長了，功夫大了，張方總是那麼讓々，始終也沒把這個弩打出來，鐘離道心說這找就明白了。你小子也不用拿這套言語唬我，不問可知，這種東西一定是假的，憑你拿着這個東西，倘能是真正鎮教之寶。你們早就放出來了，絕以尋不到現在，因為知道我的武術高強。怕的是敵我不住，才用法子恫嚇，好你胆大孽障，竟敢在山人面前如此興動。霎時之間，我要不用寶劍將你劈為兩片，我就不叫鐘離回遠。一面思想，寶劍舞得如同出水蛟龍一般，上下翻飛，可巧那三個人的軍刃將然錯過

去，老道一擺手中寶劍，撲奔張方面來。張方仍然用他那一套，邁門弩往起一舉，說小子往前多走一步，就憑此寶要了你的命，鐘離圖遠已經認定這種東西是假的了，只念無量佛，好孽障，敢在我的面前說謊。別走着劍，說着話身形向前一縱，舉劍就劈，張方倒也是也沒心打他，皆因這個弩很寶貴。發覺夫仲與不仲，自己到現在還沒敢信爲一定，不過是拿他吓嚇他就是了。到現在這就叫擠的沒有法子，准知道老道厲害，自己又是赤手空拳，老道這一不怕，自己就算沒有辦法了，好個張方的腦筋很快，猛然間一想，老道既然不駭怕此弩，當然他這弩是假的，故此毫無懼意，竟敢迎上前來，小子你這不是自己找禍嗎，打我還怕打不着你呢，你反倒往前湊和。我就給你來一下吧，張方本打算够奔老道的哽，噉咽喉上下手。又一想老道手擎着寶劍，倘若被他用寶劍將弩撥落埃塵，那豈不是白費了嗎，我還不如照着他的下三路給他來一下子了。這個地方可算是張方錯了，如果不多想這一層，老道今天的命就沒有，就因爲這一多想鍾離圖遠反倒得了活命，說時遲那時疾，張方想罷手按細簧，就聽咕咚一聲響，鐘離道倒是也留個神了，他准知道這個弩箭雖不是真的，當然也是弩箭，聽見咯吧一聲，將打算閃身躲弩。那知道，早以撲的一聲。打在左腿上面，老道就覺腳底下一軟，啣啣寶劍扔下，身形跌倒。那位說，這不是鎮觀之寶嗎，打出來就這樣無聲無臭嗎，可不是嗎，這樣就叫寶貝。這也不像濟公傳的寶貝，每到用時。先有霞光萬道瑞彩千條，劍俠圖上那裡有這種寶貝，邁門弩的能爲就是細簧力大。

，彈出弩去，如同過電相彷彿，這裡咯吧一聲。那裡就咕咚一聲，打在人的身上了，所以不論你是多麼高的武術家，也躲不了那麼快。因此號爲寶貝，閑言不表，單說老道跌倒。于斗看的明白，知道被張方一弩打倒。身形往前一縱，來到了近前，伸手把弩拔將下來交給了張方，這個功夫鍾離道已然施展滾地功夫，跳將起來，大家將然要一次包圍老道，就聽砰的一聲，跟着咕咚咚的亂響。衆人全都吓了一跳，留神一看可了不的了。太極觀前後火光衝天，老劍客董爺一看，不由得吃了一驚，趕緊縱身向圈外一縱，衆人也不敢戀戰，一個個全都各自撤將下來，賀玄真兄妹以及圖遠，也各自跳走不表，單表董爺叫道，海川，你還有你的一大片事，尙且未辦完畢，你不可跟我走了，貝勒爺既然在天錫山居住，你知道那是什麼身分不知道，天錫山能够比的了九城九關的北京城嗎，倘若有點舛錯，這個沉重什麼人担得起，依我說趕快把他老人家送走，然後有什麼事再辦，據我想這幾個老道，由此逃走，叫處他們也去不了，當然是够奔河南考城縣，因他的直靈如意觀，你回天錫山，真一樣把貝勒爺送走，再者請各位老的少的英雄，也許家裡有事，也許够奔別處看朋友去，有事的主兒，教人送他去辦事，沒有事的，打算替我們幫忙，那就可以告訴他，有什麼事河南考城縣見，童林聽老劍客說如此吩咐，句句全都是當務之急，遂連連笑道，是是，老人一擺手道，爾等去罷。海川童俠客這才帶着鳳岐于斗張方，老的少的四位，頓道回歸天錫山，到山裏裡面見着衆人，把是探太極觀前後話，對着老少衆位英雄，細說

了一通，衆人聞聽全都點了點頭，似乎都帶着一分感嘆，然後童林又把董爺所吩咐的言語，跟貝勒爺回稟明白，請他老人家回都，貝勒爺一聽，大大不悅。叫了一聲海川哪，據我說這位董老劍客，實在是多想，要是在前些年，本爵對於武術二字，不過就是愛喜，談到功夫是一點也沒有，到現在一比可就不然了，我的能爲雖然不說打遍天下無敵手，平常當的人，他可贏不了我，我要是跟你們在一處，就是沒有幫忙的能爲。還可以自己保護自己。總不至於教你們分心，何必非教我回北京呢，你們眼前所有查事，一點頭緒也沒有，我也不能放心就走，無論如何我得看個水落石出，然後再回北京不遲。我在這裡，對於攻山劫寨，幫不了你們的忙，我還可以運籌帷幃。籌畫一切，多多少少總可以替你們替點忙，本爵我一定暫時不回北京城，童林聞聽貝勒爺不走，這就時沒有辦法，鎮山俠不提這個醒兒，童林一時之間，尙且未注意到這裡，老劍客既陳明利害，自己越想越後怕，不用說自己有事，把貝勒爺放下不管，就是一路同行，也很危險，皆因中途路上，不知道遇見什麼事，倘若是一時失神大意，外面的綠林道，够多麼利害，出了意外如何是好。自己想到這裡，也不管貝勒爺歡喜不歡喜，叫了一聲爺，你這個話說的倒是有理，不過現在不成，真要是我們攻打什麼山寨。兩下裡對壘起來，成年論月不分勝負，到那個時候。你不在眼前，還得派人把你老人家請來呢，現在可不是那個事，東扎西撞還不知道對頭人逃往那裡，我尙且未能找着，這一說不定天涯海角到那裡去尋找，爺可是金枝玉葉，不用說跟

着受這份勞累不成，有你老人家相隨，我等衆人担着莫大的處分，無論如何你老人家，也得暫時回都，沒等貝勒爺答言，各位老少英雄一齊說道，爺你這段事無論如何，也得按着童俠客的話辨理，你自己是禮賢下士之心太盛，不覺你自己是什麼身分，我請問請問爺，大清國照你這個身分的主兒，統共有幾位，何況你老人家又是私自出都，外面沒有什麼風吹草動，還則能了，倘若有點什麼事，風聲傳到了北京城，當今萬歲知曉，這個沉重雖能担得，爺還是回都爲是。貝勒爺一聽諸位老少英雄，異口同音全都這麼說，自己有心再辯駁幾句，違背衆意倒顯着不合適，再者說自己是私自出都。在外面辨事也不敢甚於露名，倒莫若暫且回京。也省得教他們大家多一份罣念，自己想到這裡，這才說道，你們大家這個意思也倒不錯，我暫時回去也成，可是到了你們大家會聚一個所在，攻打什麼山寨的時候，務必給我去封信，我接着還跟你們大家來聚會，童林一聽他老人家有活話認可回去，不管怎麼樣。只要你肯走就是了，只得連連答應，不錯到了那個時候，必然打發人前去請爺，當時計議妥當，童林一想，鳳岐于斗他們二位。全都是北京城的人，莫若教他二人回趙家看看，順便可就保護貝勒爺一同去了，想罷。跟二人一商量，這兩個孩兒倒是很願意，貝勒爺在旁邊答言，海川。如果他們二位打算回家，跟我結伴同行那倒可以，倘若他們沒心回家，只意教他們保護我，這大可以不必，皆因木爵現在，就算是今非昔比。就是一個人走在道路之上，我還要代管路見不平，剪惡安良呢，絕以用不着派人保護我。童林最

，道貝勒爺的脾氣，他既說出這的話來，你還別攔，因為是越攔越勁兒，只可說道。爺你這個意思，別位或者有不明白的，童林可知道，他們二位並不是專專爲保護你，實在是打算回家看看，老爺兒三個一處同走，豈不免得道路上寂寞嗎。貝勒爺這才點頭說，那就是了，話說完了。事不宜遲，爺兒三個收拾收拾跟着就動身，老少羣雄當然是恭送下山不必細表，單說童林走勒貝爺之後，又跟大家把鎮古俠所說的話，說了一遍，有事可以暫時辦事去，願意回家就回家看看，如果說沒有別的事，仍然願意幫童林的忙，那就請大家河南，考城縣百靈如意觀見。大家聞聲一齊答應，衆人如何，走到那裡去，暫時先不必細表，單說跟着童林走的可就是于亭子、于醉仙翁，帶着姑娘、少劍客、于秀娘，這爺兩因爲有一定同行的關係，秀娘爲的是找藍衣仙姑若寶劍，兼帶着保護自己的丈夫，老頭子于亭又店念女婿，又不放心女兒，此時一路同行。還有一位就是碧目金睛佛姜達姜本初，他老人家因有紅蝶在外面爲非，冒充剛腸女，爲名譽的關係，不能不找到河南。倒的問問藍衣仙姑。紅蝶現在那裡，老幾位也是心急是火，收拾收拾由打天錫山起身。走在中途路上，還是作書的那套老詞兒，行船過渡，登山越嶺，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猛然聽見有人叫那不是童俠客嗎，海川順着聲音觀看，當時一個猛勁兒，就沒把這人看出是誰來。說話這人走向近前挨位行禮，然後說道，童俠客，你是貴人多忘事。我一提你就知道了，廣東龍門縣八卦堂，有位千古王老劍客。他老人家是我的業師，話將然說到這裡

，童林早就想起來了，嘍呀，我這個記性太壞了。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少俠客，金睛江龍應太和，但不知你這是由打那裡來，應太和聞聽，未曾說話先連連嘆氣，然後就把所遭所照細說了一遍，衆人聞聽，不由得一個個呆呆的發怔，書中代言，千古王老劍客，也算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老人家在八卦堂，每日清晨起來。就是給人看病，真正是濟世活人之心，忽然間這一天來了幾個莊漢，用籐羅搭着一個病人，白髮蒼蒼年歲可不小了，王老劍客看了看，見這個人面帶兇惡，准知道不是善良之人，別看用籐羅搭着，面色很好，倒也不像什麼特別的大病，老人家看罷，並不答理他，接着還給先來的人診脈開方，全都完了。才問你們搭的這個人，他是什麼病。有人回答，腰裡生瘡，求你老人家給治治吧，問了貴姓，才知道這個老頭子姓魯，單字名平。別號人稱烏雲遮月，占王老俠客不聽還好，聽得魯平二字，不由得暗含着微微一笑，莫怪我看這個小子這樣兇惡，揭別人我不知道，原來是他。闖蕩江湖以爲綠林無惡不作，到如今老了，還讓他生長這樣惡這的分明是上蒼有眼打算報應惡人，既然送我到這裡來，我也不能輕輕子給你治好了，懲惡人便算是替天行道，老人家想到這裡，走向近前。叫搭人的把魯平衣服撩開，看了看原來是腰上，有盤口大小的一個疙疸。鼓起來有一寸多高，中間是青白色。四週圍全都是紅紫顏色。老頭子遂用手指按了按，倒是到了開的時候了，如果再遲三天不開，就得把人生生的疼死，看明白了。遂向搭人說的話。這種瘡打算吃付湯藥，由打裡頭暗消可不成，勢必用刀開不

診的時間，搖一天都是一二百號等着看病。絕以不能出去治病，過午你再來回，我可以同論怎麼醫治，有他親生之子在旁邊看着，難道說這還有什麼說的嗎，魯璧一旁答言。王老先生你老人家的醫道。盡人皆知，有起死回生之能，求你老多多行好就是了，你老看着應當怎麼治就這麼治，老俠客點點頭，吩咐一聲，把病人搭在了床上面，清水尖刀完全預備好了。淨等老人家動手開瘡了。忽然問老人家，想起一個法子來，真若是我把他瘡一開刀，膿血流出，就可就好了，莫若我讓他多疼一天，想到這裏，又重新看了一遍，這才說道。這個瘡按說可得給他開，無奈十成之中，還有二分未能成熟，這麼辦吧，我今天先給他上點兒熟瘡的藥，你們把他搭回去，有什麼事明天再說，魯星馳並不知道醫道，只可是怎麼說怎麼好，老俠客不過嘴裡這麼說，那裡有什麼熟瘡藥，他老人家打藥給他上上了，那個意思打算教他自己爛。再打上上這個藥，小子就疼的非常難過，哼唉不住，仍然用簸羅搭回了家中。當天不表，次日天將亮了，魯星發人前去送信。瘡倒是破了，不過痕口太小，有許多膿血還是流不出來，疼的比從前更厲害了，請王大先生辛苦幾步，到我們家裡看看，有什麼止疼藥，求你老賞給些個，王老俠明白。一定是鐵蝕藥力量發作，故此把瘡蝕破了。一個小口，這種瘡除了開刀之外別無辦法。憑他藥絕以不成，老人家打算懲戒他。那就算事出誠心，並非是醫道不好，只可到魯家人說。你現時回去。早晨是門診的時間，那一天都是一二百號等着看病，絕以不能出去治病，過午你再來回，我可以同

你到你們宅中，刀剪帶好了。到那裏開割就是了，家人無法只可點頭回去，這個工夫外面看院的人，早已推辭了，老俠客挨着位的看，全都看完了，天已就到了正午了，老人家吃早飯的工夫，魯宅家人就到了，等着俠客爺把飯吃完了，帶好了家伙，這才一同來到魯宅。將然一進大門，就聽裡面哼唉不住。到屋中一看，魯正自一個人罵街呢，可就罵老俠客王千古不應當不給他藥吃，以至於落到這個地步。家人一聽大夫來了，病人罵街，這未免教人聽着不樂意，再說這個病又是個外科，勢必得用刀子，這個話說的不好聽。倘要是把先生得罪了。刀下放重一點兒，不說有性命之憂，他得多受點兒罪，故此家人們趕緊到屋裡通知，老爺子你別罵了，王千古來啦。魯正不過就是疼的難受，他心那並不糊塗，聽說王千古到了，立刻就罵，仍然哼唉不止。王老俠客也作爲沒聽見。到床前看了看瘡口。有什麼變化沒有，老俠客一看，差點兒沒變了。原來昨天上的藥，只蝕透了一層硬皮，離着膿血還遠着呢。老人家問良心，生平以來自己也沒辨過這個事。這可算是頭一回，心說這可不無不講道德，皆因你生平爲非作歹，害人無數，我多給你添幾分痛苦，就是多替天行幾分道，這豈不能算完。今天給他開刀，也不能饒你，別看罪過也不給你添，只是把刀口給你割深一點兒，瘡好了也讓你刀口疼幾天，主意已定，教魯宅家人預備好了草紙，用木盆盛好了清水。準備着洗瘡，全部預備好了，老人家教魯宅家人多來幾個，按着平不動動，怕的是走了刀，那就不好辦了，果然來了七八位，按腿的按腿。擧頭的

按頭，把老頭子按好了之後，老俠客這才手擎刀，先拿了一搭子草紙，用刀子一穿，一直穿到了刀把，這就是行家。怕刀往瘡口上一扎，必然是嘖的一聲，膿血亂滾，如果是沒有這個草紙擋住，不但是濺開瘡的一身，還許濺到眼睛裡來。到那時時不耽誤事，老俠客全都收拾好了。吩咐衆人用力按着，輕輕的用刀尖往瘡上一點。尖刀入肉，只疼的魯平如同鬼叫一般，不住的高聲喊叫，按說這個瘡上下二寸半，就算開割完了，老俠客故意要懲治他，將刀多扎進去半寸，然後才把刀子撤出來，隨着刀子往外一拔，鮮血直流，流得滿盆通紅，膿固然是沒有了，可是這個血也流的太多了，先起痛的魯平直往起掙。趕到後來也沒有那麼大勁了，可也不甚喊叫了，兩只眼眼皮，全都垂到了下面。王千古一看這個形狀不好看，拉過他的胳膊來摸了摸脈，人的氣太弱了。只可給他上了些個止痛封口的藥，又給開了一個方子，這才由打魯宅出來回歸八卦堂，不表魯平。單說老人家王千古終朝每日上午門診，下午出診，定更自己練練功夫，每天如是，一轉瞬就過了五六天，聽見別的看着病的說，魯平那個老小子死了，在先前王千古老人家，還以爲說這個話的人恨他故意用此言解恨呢。後來人人全都這麼說，老俠客又派專人前去打聽。果然已竟死了，王老俠客得着這個報告，心中非常後悔，這是怎麼說的，行醫一輩子，並未傷過一命，想不到在無意之中，竟會把他治死，我的本意不過爲是教他多受點兒痛苦就是了。不料他兩年歲太大了，因爲刀口一深，鮮血流得過多，故爾送了性命，真正是豈有此理。老人家想到

那理非常後悔，有好幾天心裡不好過。後來自己勸自己，每逢胆小魄薄之人，作點兒虧心事，事情作完了，茶飯無心，由打這上頭出點別的吵子，原心事也教別人知道了，自己也倒了霉了，還落得外人議論，這是報應呵。其實事情作錯，記住日後永遠不再作就是了，用不着追悔難過，老頭子年歲大經驗深，學術高明，自己想到這樣，果然把從前追悔的意思，拋在了九霄雲外，這段事就像沒有一樣，這個日子說不說應過了好幾個月這一天晚上老頭子練完了功夫，坐在廳房裡面吃茶，跟自己徒弟金睛迎龍太和，爺兒兩個談論武術精微，正在說得高興之際，猛然間聽見院中沙沙雨聲響，類乎這種聲音，平常人他可聽不見，就是聽也聽不明白，千古乃是成名劍客，闖蕩江湖久經大敵老手，猛然聽見這個聲音。未免吓了一跳，分明是綠林人施展夜行術卦的風聲，莫非有賊人到我這裡來攪鬧不成，老人家一想，只要是有名綠林英雄，沒有不知道我這個王千古的，不用說人家不好意思的。要是來的話他也得想想，除了成名的之外，無名之輩遠處的來不到這裡，坊前左右差不多沒受過王千古恩惠的很少，別說教他們前來攪鬧他們不敢，教他自問良心，他也不能那麼辨，可是方才這是什麼聲音呢，莫非說是我因為年高耳音不靈敏了嗎。想到這裡看了看自己弟子應太和道，你可聽見什麼動靜嗎，太和低言說道，師傅，據弟子所聞，方才彷彿是有兩個上房，或者是下房，皆因弟子年輕未敢冒言，不知道老師你聽見的是什麼，俠客點了點頭，並未答言，站起身形摸了摸軍刃，尚且腰間，大踏步走到院中。那個意

思打算登房觀看，沒想到將然到了院子當中，就聽房上有人說話，王千古老匹夫休得東張西望，二太爺前來會你。此時已然夜靜更深，有能爲的話，到門前跟我比個勝負輸贏，如果說懼怕於我。不敢跟我動手也成，限你三天滾開這龍門縣，取消你的八卦堂，不然的話。我就要你的狗命，老俠客一聽，這才叫突然而來，不用說綠林之中，沒有這大膽子的。自問我王千古也惹不出這個來，這真是豈有此理，想到這裡把氣往下一沉，並不着急，叫道朋友，既然知道我的賤名。未領教你是那位。打算比手，那就算易如反掌。請問你尊姓大名家住那裡，不妨請到下面談談，然後再比手不遲，話未說完，房上那人哈哈大笑，老匹夫休要你勞而勞叨。大略叫你到門前去動手你是不敢哪，來來來就此我把你打發了吧，隨着這句話刷的由打房上下來一人。老俠客隱綽綽看着房上還有人，究竟多少可不知道，這個地方得說人老智慧深，老頭子看這種情形，大概這是仇人，一時之間雖然想不起什麼時候得罪的，大概也差不了許多，當然是訪仇來的，當言說的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王千古雖然不算什麼，在俠客的堆中，差不多都知道有這麼個人。來的人難道說他就不打聽打聽嗎，既然敢找到我的八卦堂，當然也不是尋常之輩，任憑他有多大能爲，我倒是怕，所慮者就是來的人多。他們在前前後後攪鬧，我一個人難以顧前攔後，倘要內宅出點什麼事，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於我。自己想罷，早把主意拿定，叫了聲太和，你到後面同你師母到別處躲避。太和也明白這個意思，當然不知道賊人來的多少，故此教自己保護

師母現時出去躲避，答應一聲，够奔後面去了。這個時候賊人已然撲奔近前，千古王老俠客拾頭觀看，皆因在昏夜之間，面容看不清楚，但見這人身高不足六尺差不多，渾身上下穿一身青緞靠衣，下面兜揣混褲，脚下穿着高腰大喙鞋。隨着這個身背後又下來一位，身體苗條，猛看像個小孩兒，細看不是原來是個女子。老俠客看着這個女子到了一驚，大凡女子練功夫，不容易練成，可是練到了絕境，就比男子的功夫還高，今天這人既然到我這裡前來尋仇，當然就是生死相拚，纖弱的女子遇上這種事，都是躲還躲不及呢，他居然隨跟一同前來，不問可知，他一定是真存特別的能爲了，住古世年間，兩軍陣前打仗，可有這麼一句忌諱，每逢遇上姑子和尙老道女子，他們都有出人意料의玩藝。到現在和尙老道不談了，惟獨女子還有些個從前的意思，不時這個弩便是那個箭，總有幾種特別暗器，今天這個女子，既然前來尋仇。一定也有特別的，我總得留他的神才對，自己想到這裡，並不帶出來，仍然向那個人問道。朋友，貴姓大名，報通名姓你我好當場比手。就聽那人冷笑一聲叫道，王千古。我們名姓，你來看，伸手由打腰間取出一對軍刃，王老俠客看了看，原來一對七星針，手托雙針說道，名姓不必多問，就算雙針爲記吧。王老俠知道他了，肯吐露真情實話，心說我絕不能這個便宜你。你不往出報名，多多少少我得控苦你兩句，想到這個叫了一聲朋友，我記得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走到什麼地方去，是名姓在頭裡，人往後頭，難道說閣下沒有名字不成，或者是有所懼怕不敢吐露，不然因爲什麼不肯

報名呢，那人聞聽厲聲說道，王千古休要如此說話，告訴你。二太爺的名姓倒不是怕人，就皆因是怕跌，別看我找你來，究竟你王千古有多大能爲，二太爺我不知道，贏了你沒說的，當場動手，誰也不准輸與贏，倘若是我輸了，我是輸人不輸名，你就放心吧，準要是二太爺將你戰敗，那怕將你結果性命，也在你未死以前，將名姓告訴與你，現在你就不必多問了。老俠客聽罷，哈哈大笑。話你說的倒是很好，兩下裡動手，軍刃可是無眼，倘若是在你未報通姓名以先，老夫一時失神，將你一鞭死了，豈不是死一個無名之人，這個話分明是激人。這個小子也會說，遂冷笑道我既然找你來，就沒打算活着回去，有能耐只管施展。誰打死誰，也是死而無怨，老人家無法，說了一聲好，既然如此院中地勢窄狹。你隨我到門前。我和你比論高底，那個人點頭。這才一同出離了八卦堂，就在門前各自一站。老俠客伸手由打腰間，取出自己得意軍刃，十三節人骨鞭，說了一聲請，二人各自搶身進招，老人家是招走如飛，講究吞吐擒放，抖轉連環，那個人用的雙針就不然了，全是小巧技藝，真正是縮小縮軟巧，往來之間，就如同一個綿球亂滾，雙針的招法，就是鎖拿掛點，取敵人身上的穴眼下手，常言說的好，軍刃是一寸小一寸巧，全憑四兩撥千斤，別看這麼小小的一對針，舞動起來，渾身上下無處不是針尖。王千古動手一看，不住的暗自點頭，心說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就知道來者不善，何況他知道我叫王千古。如果他覺乎着，他的能爲比我差的多，他絕以不敢來，今天動手我倒若加上十二分謹慎留神。如果被

他針點穴眼當時無命，那叫一旦無常萬事休，那倒不算一回事，所怕的就是身帶重傷。不死不活，不但是王千古的一世英名到此掃盡，就連廣東龍門縣這個地方我就不能呆，老頭子想到這裡，多少心裡有些個難過，這才叫閉門家中坐禪從天上來，雖然這麼想，手裡鞭招可不敢疎神大意，把一條十三節鞭舞得如同蒼龍出水一般，那人看着心裡也有些個害怕，暗含着說道，這才叫名不虛傳，不枉人稱他頭頂太極腳探八卦，果然是武術絕倫，自從打我出世以來，憑手中一對雙針，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是從來沒遇見過敵手，想不到這麼王千古倒放了我的硬對。一面思索雙針加緊，針隨身轉上下翻飛，以前兩人動手，尙且分得清楚界線爲鞭是鞭針是針，鞭的來路，針的去法，還能够看得往來，兩人各自把招數加緊，只聽鞭的虛聲翁翁震耳，雙針變成了萬個鷄頭爭食碎米，二人的方向，看不着一定的地位，行前就後忽左就右，不亞如腳底下過了電一般。來回亂繞滴溜打盤，十三節鞭裹住雙針，雙針圍住十三節鞭。那才叫摘掛撕擄，二人動着手，全都存着一分怕心，就因爲是旗鼓相當恰遇敵手，那一位工夫上若是軟一點，當時就有性命之憂，轉瞬之際，二人戰了三四十個回合，論手就是一百多招，王千古知道這個人是拚命來的，如果不以拚命相底，現時不要緊，工夫一長是非輸不可，老頭子也算深明世事，事到臨頭須放胆，這位老人家一輩子跟人動手，向來沒下過絕心。因爲什麼呢，總想練武術的不容易，練到這個工夫。外面有點名姓了，說不說就是一二十年的寒暑，一旦之間跟人動手，或者喪命，或

者帶了殘傷，以往之功就算全都廢了，老劍客因自己練武術，知道這個難處。所以一輩子在外面闖蕩江湖。後來不下毒手，就怕的是把人廢了，到了今天可就不然了，這才叫急了，把手中十三節鞭，鞭招不變。這可是壓箱子底的功夫，這個變招，招法完全取敵人致命處下手，老人家輕易不動，錯非是這人，實在不能讓他活，或者遇上敵手，老俠客才施展這個絕招，那個人先前跟老俠客動手，這可以稱得起彼此平平，到現在就不然了，漸漸落了下來並且招招打的全都是致命處，小子看着不由得駭怕，細留神一看，可了不得了，原來是王千古招招數改變，自己還不認識這個功夫，三招五招不准叫出一個名來，這可是動手最忌的事，無論如何不能不認招，招數不認識，你必然沒有防備的方法，所以練武術不容易練通了，也就難在這個地方了。軍刃用一種，拳腳練一家，何是旁的軍刃，別家拳腳。你不能不懂得，如果有一門不懂，遇上這一門武練，就能够叫你輸招，今天使針這小子，可就受了這個病了，看了看王千古的鞭招，自己不認識，未免可就駭怕起來。哎呀，不承想他竟會有此絕招，這樣看起來，我是有輸無贏，自己心裡一犯玄虛，未免針招略遲，王千古鞭走如飛，直逼近了身邊。霎時間把小子圍困在當中，不用說想贏老俠客，這個時候小子打算走，都走不了啦，在旁邊那個女子看得明白，嬌滴滴說了一聲千萬不要着慌，看我拿暗器打他，王千古動手，本來就留着這分神了，動手佔上風。稍微逍遙自在，聽見這句話，連忙留神觀看，果然見那個女子伸手取出一件東西，類似白鴿大小，抖手照

定王千古面門打來，王千古一看大驚可是老人家雖然不認得這是什麼暗器，準知道這樣奇形怪狀絕非正類，只得閃身躲過這個時候，老頭子正然後背向着八卦堂的門口站立，老人家倒是把這種暗器躲過去了就聽吧的一聲，這件東西撞在八卦堂門匡上面，就見那種東西因為一撞，立刻由打嘴內冒出一股火苗，由短而長，由小而大，呼呼直響，一剎那之間，火燒木料，濃煙四起，大火飛騰，老俠客不由就是一怔，正在怔神之際，動手的那人與打暗器的女子，相偕逃走了。老俠客有心救火准知道無益，不由得一蹶脚道好，我王千古實跌了，八卦堂被焚所值無幾，我的名譽要緊，還不如追上前去，跟他們一死相拚，老人家主意已定，鞭往腰中一圍。並不管這裡的火，可就追趕賊人去了，坊前左右的買賣商家，看見八卦堂起了火了，大家都驚醒起來，鳴鑼集衆，竭力齊救，從中把一位少年英雄可給吓壞了，就是那金睛紅龍應太和，在賊人來到之時，老俠客打發他保護師母暫時人躲避，那個意思，不知道賊人來了多少，就是師徒爺兒兩個，顧前難後以顧後，自己跟賊動手，那怕當場廢命。那倒算不了什麼。如果後宅之中出點兒意外，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應太和也明白老人家這個意思，不過想賊人一時之間，他也未必就能到的了後宅，再者說有我在旁看着，就是他往後面去，隨後前往，量他也難以逞其賊智，這個地方也算 是藝高人胆大，當時答應了，走到是走開了。暗含着登房，隱身觀看，一直看到老俠客跟來的這個小子，在門外動上了手。把應太和可就下了一跳，心說可了不的了。我以爲來的

賊人，不過就是平常之輩。跟我的老師打在一處，用不了三合兩釐，必然能够將他拿獲，有誰知來人的武術雖說不比我的老師強，可也是不相上下，旁邊那個女子，還不知道是誰。樣一個人，我還真不能在此久留，快奉他老人家之命。保護師母離開八卦堂要緊，應太和不敢怠慢，施展飛簷走壁功夫，來到後面見着師母，把前後情形一說，所有後宅衆人，跟隨太和開後門走田八卦堂，到關廂之中，王大奶奶的妹妹家裡暫避。因爲時在半夜，叫門很費了半天勁，好不容易把們叫開，主人一見是娘家姐姐，不由得吃了一驚。趕緊問八卦堂有了什麼事故。何以半夜三更跑到這裏。王大奶奶擺手道：也沒有多大事，咱們到屋裡談吧。大奶奶的意思。打算到裡面打發太和趕緊回去觀看。這個話還沒容大奶奶說出。就聽外面有鑼聲響亮。應太和一聽。了不的了。果然不出老師所略。賊人真正是結隊前來。不然那裡來的響聲。告訴師母不必担驚。待弟子我前去觀看。說完了話。轉身够奔八卦堂去了。走着遠遠就是火光燭天。膿煙四起。應太和來到了切近，火可就差不多全都救滅了，再找賊人以及自己的老師。全都是踪跡不見，應太和心裡非常着急，你說這個事可應當怎麼辦。想了半天沒有主意，只可到關衙稟知師母。王大奶奶得着這信個，心裡非常難過，雖然我是女流之輩，不懂得外面江湖俠義道。可是千古他也對我說過。並且他的行爲，我也不是不知道，不敢說所行皆是正大光明，傷天害理之事並不作過，懸壺問世，每日清晨起來給人治病，這可算不了什麼德行。難

道說還能够得罪人嗎，爲什麼竟會有這種事情，這才叫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事到如今可應當如何呢。千古失踪生死不明，無論怎麼辨，也得先找着他的下落才成呢，大奶奶思想了半天。這才叫了一聲太和。我想這事絕不是附近人所爲，還不定什麼時候，你師傅在外面行俠仗義得罪了仇人，這一定是訪仇來了，至於你師傅現在究竟到那裡去了，憑你一個人出去查訪，當然很費事了，他的最好的朋友人位倒是很多，別人也很不容易找。你就找八卦山的李崑李大爺去吧，再找一個人可就是鎮八方紫面靚爺俠童海川。只要找着他們二位，這個事可就好辦了，你把經過的情形對他們說明，這二位在外面手眼也大，認識人也多，或者他們知道仇人是山打那裡來的，應太和一想，師母所說的話很有道理，事不宜遲，收拾行李包伏，帶好了路費銀兩，這個工夫天也亮了，並不休息，跟着就起身了，在中塗路上，並不敢耽誤，除去吃飯之外，不過略一休息，不分晝夜往前行走，這一天來到了八卦山九宮連環堡。教人通稟進去。裡面傳出話來，請到後面相見，應太和跟手下人，到了後見面着混元叟逍遙俠，大爺李太極，跪倒行禮，李崑擺手讓孩兒一旁落坐，跟着問太和。你這是由打那裡來，找我有什麼事嗎，應太和並不隱瞞，就把大焚八卦堂前後話說了一遍。李崑聞聽，不由得連連皺眉道，還有這等事，又詳細的問了問，動手之人使的什麼軍刃，應太和告訴他老人家，他使的是七星針，武術高強，大爺明白了，使針的主有的是，可有一樣兒，能够憑一對短針，跟成名的劍俠動手的，簡直說是沒有，有一便是

他等弟兄三人。果然是來龍山玉鷄嶺，西嶺樊家港樊家弟兄。如果是他弟兄所爲，這個事不好辯之中倒好辦了，不好辯不過是他們弟兄，全都不是平常之輩，並且來龍山天生險要，不用說平常人，連成名劍俠，想要登山也有些費事，又一想，來龍山下有座飛龍寺，裡面的住持，馬王降世多目佛智慧長老。那也是一位世外高人，此事求他幫忙絕以不能不管，只要調查明白八卦堂，是什麼人燒的，千古的下落，自然就不難尋找了，想到這裡，這才問孩兒。灑事之後，你就到我這裏來的。還是先到別處去的呢，太和實說，自己是奉師母之命，頭一位叫我來找你，第二位找童俠客海川。就此跟你請示，這位童叔父，他老人家現在那裏，李崑說道。很好，事不宜遲，你就找他去吧。他現在在陝西西安府，欽差年大人手下當差，你見着童海川就是找我的，教他够奔來龍山飛龍寺，你就不用管我了，我自自有辦法，太和答應一聲，是，外面有人給他預備酒飯，吃飽喝足之後。李大爺送紋銀二十兩，打發太和跟着够奔陝西，行走中途並非一日，這一日到了西安府欽差公館裡面一打聽，才知道童俠客，已然到天錫山去了，應太和只可够奔天錫山，皆因他對於這條道路不大甚熟，把個天錫山繞着走過去了，跟人家一打聽。才知道走錯了。只得問明了道路又往回反，這個地方可是不巧不成書，正遇上童林往前走，比如說要不是走錯了道路，到了天錫山也見不着，應太和喊了一聲，童林他一時想他不起。太和一報名這才知道。問他到那裏去。太和說的也好。就爲的是找你。童林細問，才知道火燒八卦堂前後事，既然是李

崑崙自己够奔來觀山下的飛龍寺，咱們馬上就走才是，姜達老劍客，于廷醉仙翁。也全都沒什麼說的，連同順太和。一同够奔飛龍寺而來，到了山門切近，老人家于廷前去叫門，這廟的規矩，平常日子山門不開，無論是誰也得走旁邊的角門，叫了好半天，裡面出來一個小和尚，先看了看于廷。又看了看後面的衆人，這才問各位施主，但不知敲打山門有何事故，于廷和順悅色說道。勞駕大師傅，這裡當家的可是上智下慧，別號人稱馬王降世多目佛，小和尚一聽找當家的，趕緊說道，不錯。未領教你貴姓，于廷通完了自己的名姓，又用手一指姜爺道，這位名姓姜達。那一位叫童林，那一位叫順太和，那一位叫于秀娘，小和尚說你老忙，我一個人那裡記的了許多，那幾位沒記住還不說。反倒連你的也忘了，于廷也樂了，口得又說了一遍，小和尚說道。衆位在這兒候一候，我到裡面通稟，如果他老人家不肯見，我可也沒有別的法子，醉仙翁說了一聲少師傅多受累吧，智會長老正自閉目養神，猛然間聽小和尚報，外面于廷姜達童林等衆人前來，當時不由得就是一正。因爲這幾個人，很不容易請的，怎麼一時之間，來到我這裡呢，莫非有什麼事不成，別位都不說，這位姜達姜本初，別號人稱碧日金睛佛，大清國四大名劍排行第二，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何如人也。這個地方可以說是英雄愛英雄，老和尚想到這裡，叫徒弟頭前帶路，一直來到山門外，小和尚首先向着于爺說道，老施主，我們當家的出來了。話音未落，果然聽見裡面有人念佛，南無阿彌陀佛，聲音洪亮。于子玉順着聲音觀看，就見出來這位僧人

，生得好不怕人，方面闊目，在二龍鬥寶的上面，生來一個大疤痕，猛一看如同三隻眼的馬王爺一般。身上穿着僧服非常樸質。來到外面先問那一位是姜達姜本初，姜爺，聽問到自已這裡，也隨着念了一聲彌陀佛，這位帥兄姜達問訊了。智慧也手打訊問還禮，上下打量姜爺，也是出家和尙裝束，精神百倍，果然名不虛傳，姜爺從中給衆人一一介紹，彼此行禮，老和尚把衆人讓到裡面，禪堂之中落坐，智慧先向童林說道，這位童俠客，當然就是奉師命下山，別開天地。與一門武術，在世界上再造一家把式，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字海川，杭州北高峯賀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可是閣下。按和尚說的話。全都是童爺過五關斬六將，露面的地方，童林應當客氣客氣，豈敢多蒙高僧台愛了，彷彿這麼說才算對。童林可就不然了，聽老和尚把話說完了，連說道，不錯，就是小可童林，智慧點了點頭，心說，就憑他這個樣兒，竟會闖出這麼高的名譽。又細細看不對，別看穿童打扮像個鄉下人，二目神光充足，不亞如兩盞明燈相彷彿，老和尚看到這裡，這才心平氣和，童林接着問老人家可曾見過八卦山九宮連環堡李崑李太極嗎。智慧一聽，這叫突如其問，連連說道，莫非有什麼事不成嗎，童林就把跟李大爺相約。來此相會，又把火焚八卦堂前後話一說，老和尚聽到這裡，連朝皺眉，沉了一會兒說道，既然逍遙叟混元翁他說到這裡來，那個人絕不失信。有什麼事等他來了，咱們大家再從長計議，老少衆人可就住在飛龍寺，够時候擺飯，跟老和尚一處吃喝，到了夜晚之間，童林一想，這裡離百靈如意

觀並不甚遠，反正也是在這裡閑住，又不知道李大爺多怎來，就着這個機會，我何不去探探如意觀，倘若藍衣仙姑賀玄真在那裡。或者寶劍可以早得回來一天，自己想到這裡，這個話可沒跟人家說，本打算着隻身前往，晚飯後收拾好了一對子母鷄爪鴛鴦鉞，悄悄的出離了降龍寺將然到了廟外，就見面前一幌，走過來一個人，那個人的意思，也似乎看見童林了，童海川這個地方叫作明人不作暗事，遂問道是什麼人，可巧那個人也是這樣問法，彼此一聽聲聲辨別得出來，趕緊湊到一處，這一位非是別人，正是夫婦一雙，秀娘問童林到那裡去，海川也問秀娘到那裡去，秀娘並不隱瞞，因為白晝之間，跟智慧高僧坐在一處閑談，知道百靈如意觀，離此並不甚遠，我打算到那裡看看去。童林一聽。不由得樂了，既然你把話說出來了，也可以算替我說了，我也是這個意思，夫婦二人這才湊在一起，雙探百靈如意觀，這個時候堪堪到了定更，道路上面可稱得起是路靜人少，夫婦二人嫌走的慢。各自施展夜行術，這可不是捧秀娘姑娘，講究走，別看童林有繞樹之功，素稱腿快，跟人家秀娘比到一處，他可差點兒，于秀娘不敢放足了脚力，恐怕把自己的丈夫拉下，這才兩個人走得相平，不到三更天，來到了百靈如意觀，童林跟秀娘定規的，分爲東西，到觀內窺探，進了頭層殿沒有人，二層殿也是暗無燈火，到了三層殿，裡面燈燭輝煌，在窗紙上還可以看得見人影搖々，各自登房觀看，喝，這可算是巧急了，太極觀的老道鍾離圖遠，循環道長賀清虛，賀玄真，不但是他們全都在這裡，另外還有一個尼姑，還有一個

年青的女子，並不知道這兩人是什麼人，書中代言，自從打火焚太極觀。把鐘離圖遠可給吓壞了，皆因他不知道董老劍客這裡去了多少人，據他想這個火，一定是鎮古俠帶來的人放的了，其實連董老劍客也不知道怎麼起的火，鐘離圖遠一面咬牙痛恨，一面心驚駭怕，他們原本不打算回河南考城百靈如意觀，怕的是董乾跟跡而至，不是照樣找麻煩嗎，又因為別處沒有相當的地方，正在大家沒決定之時，董爺帶人就到了。動手一見太極觀燒了，倉卒之間。別的法當然就不能想了，只可暫回百靈如意觀安身，在中途路上，鍾離圖遠叫了聲二位師弟，據我想到了河南，也不能算是安全，因為這個董乾。跟我們三番五次為難，看他這個意思是跟咱們牛上了，到了如意觀。難道說他就找不到嗎，藍衣仙姑聞聽此言，不由得一陣冷笑說師哥，你只管放心。別的我全都不怕。就怕你的箭瘡未好，只要你的傷痕好了，我這個話可不是高抬你老，只要你老肯的幫忙，對於董乾毫無可懼，這一次咱們在太極觀失敗，就為人太少了，所以未會防範到了。致被他火焚了太極觀，比如說咱們再有幾位幫手，觀中不起火，憑當面動手咱們也未必不是他的敵手，鐘離圖遠叫道，師弟，我的箭瘡倒不算什麼，這個地方請看官千萬不要誤會，因為什麼呢。藍衣仙姑是個女的，鐘離圖遠怎麼着他叫師弟呢，這乃是道門中的規矩。既然同在一道，並沒有性別。因為人家不婚不配，故此無男女之分。再說叫師弟也顯着好聽，不然叫師姊妹，大概不順耳吧，閑言不表，單說鍾離圖遠告訴藍衣仙姑。自己的傷並不要緊，皆因弩箭之中，並沒有

毒藥，過兩三天之後，雖不能完全好了，大概一切動作就全都不妨事了，甚至於跟人動手也不要緊。賀玄真說道，但願如此，只要你好了，到了如意觀，我另外請我的師弟性慧，咱們弟兄二人再加上他，慢說是董乾一個，就是大清國四大名劍，齊來到如意觀，也無用怕，鐘離圖遠因為別無良策，也只可依着他這個辦法，果然在中途路上走着，弩傷已竟平復，三個人自然心中喜悅，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到百靈如意觀，有看廟的小道童，開開門衆人接到了裡面，鐘離圖遠問性慧，現在住在那裡，藍衣仙姑答道。他住的地方也不算甚遠，就在山東曹州府白衣巷，無論叫誰前去，給他一個話他就來了，當天是不用說了，次日將然打算派人去請性慧，道僮進了回報，外面有紅蝶師哥，求見老師。賀玄真一聽徒弟回來了，心裡非常高興，傳話教他趕緊進來。工夫不大，紅蝶到了裡面，一看二位師傅，全都在這裡呢，這才挨着位先行過了禮，然後落坐，玄真問他這是由打那裏來，紅蝶就把如何遇見甘鳳池，寶劍被他人削拆，師傅有話，只要寶劍拆了，叫弟子急速回廟。弟子不敢不遵，故此回到百靈如意觀。賀玄真聞聽，點了點頭，你這個時候來的很好，現在廟內正在用人之際。你先到一蹀曹州府吧，到白衣巷務必把你性慧師叔請到這裡，就提我這裡跟人爲仇作對，求他前來助戰，話說完了，另外給了紅蝶一口寶劍，帶好了盤費立刻動身，紅蝶見着師傅，自己心裡非常喜悅這次奉命出來辦事，不由得非常高興，走在中途，也就是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一天正然行走，來到曠心荒郊，道路上行走的就是紅蝶

一個人，要是平常的女子。走在這個地方，還不一定怎麼害怕呢，紅蝶他可不在乎。也得說是藝高人胆大，正然往前走，猛然間橫着來了一夥人，也有騎馬的，也有步行的，全都是措着弓箭，手裡拿着刀槍，猛一看。就如同什麼地方的山大王一般，子細再一看不是，有面帶把昭着許多獐兔野鹿，這才知道是打獵的，留神看了看馬上的幾個人。全都是青春少年，從中有一個衣服穿的極其闊綽。生得面如桃花，唇紅齒白，年紀也就在二十歲左右，紅蝶本來是浪漫成性，那個男子也停馬注視，然後吩咐一聲衆將們，把這個女子帶回花園，臨行我贈送他路費銀子一百兩，如果不願意的話，帶他細回去就是了，本來相隔不遠，馬上的人所說之話，紅蝶全都聽得真真切切，知道這個小子有意捨自己，心說瞎眼的東西，打算搶，你們這幾個人能行嗎，自己思想的工夫，衆人丁如狼似虎的己竟把紅蝶圍在了當中，好剛才的話跟紅蝶一說。紅蝶點了點頭說道。我正然走得很累。到你們那裡休息也好，可有一節，得教你們主人過來說句話，家人們厲聲喝道，你就快走吧，早晚准跟你說話。不但跟你說話還得，有個年歲大的，不等他把話說完了，攔道你別這麼說，咱們跟三爺說一聲，費不了什麼事，彷彿這個人是個頭兒，衆人無法，這才到騎馬那人跟前，把話說明，這個小子喜喜歡歡翻身下馬，來到紅蝶面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說道，咱們荒郊相遇，我打算請你到我家裡住些個日子，大概絕不至不允吧，紅蝶越看這個小孩，不由得說道你說的倒很容易，你認得我嗎。小子一看說道，別忙啊，一會到了家中，不就認

得了嗎，紅蝶說道，就憑你這麼一說可不成，我得問問你姓字名誰，家住那裡，小子答說，這個容易，你聽我說，小子如同背書一般，把自己家世說了一遍，原來他姓李。叔叔在北京城，什麼府內當大管事的，這個小子名叫李寶如。由打十五歲就跟着他叔叔在府中，他的叔叔給府中作事，他可是算伺候他叔叔，後來寶如長到十九歲。他叔叔年歲他不小了，這才打發他回家，好在一樣兒，他叔叔無兒無女，就拿寶如當兒子，把自己所賺的家財，完全教他拿回家去，置買田產，李寶如這一回家不要緊，竟買了七個莊子。這個聲勢就算很不合乎。人人都知道他叔叔在府中當管家，別說平常人，就連其他人，也全都有穿換，裝在車上代回李宅，重入羅網，這也是紅蝶的報應循環。那才是萬分痛苦，自己想過去之事。未免後悔起來，我紅蝶要不是，作不法之事，絕沒有今時之報。如果由此死了，那才可說報應而死。倘若是得一線活路，保住了性命，我必然挽髮爲尼。從此絕不沾染紅塵，這不過是紅蝶悔深悟極的表示，可就是得不着機會，脫離這個苦域。正在無奈何之時，這也算是人不該死必然有救，半夜三更忽然間外面有人喊有了火了，紅蝶一聽，知道自己這條性命完了，也得死於火。這時宅之人全都亂了，不住渴叫，男子們一個個全都跑到外面去救火，紅蝶強打起一百二十分精神，也把自已的衣服找着，穿代齊畢，又把軍刃包裹好了，拿到了手中，本想趕忙往外逃走，怎奈就是頭昏眼花難以邁步。紅蝶緊咬銀牙。正然勉強掙扎，刷的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白髮蒼蒼，手中擎着一口刀，向着紅蝶說

道，打算逃命，隨我來，說罷。揹起紅蝶就走。就覺這個人行走如飛。竄高縱矮，出離了李寶如的宅院，到了人道上，面並不停止，施展行夜術，陸地飛騰法，兩耳生風，大約走了有兩個多更次。也不知道走出多遠來，這人把紅蝶放在一座大樹林之中，告訴他此處極其僻靜，你可以在此休息休息，話說完了。不等紅蝶答言，一幌身已然險影不見，紅蝶看着又驚又喜又羞又怕。打算到林外觀看。身上却沒有這個力氣，只叫倒臥塵埃。不知不覺，已然入了睡鄉，睡多長工夫，紅蝶他自己不知道。睜開眼，已然明月當天，星斗燦爛。覺着身上已然有點兒力氣了，自己不敢出樹林，怕的是再遇見什麼惡人，就在林中稍微遛遛達達，然後按着還睡。又睡到天交正午。二次醒來，這才覺着精神充足，不過胳膊腿酸痛，還不能說的痛苦，別看這樣掙扎着也能走了。不至於頭昏眼花，自己回想過去之事，實在是覺着可怕，又想到搭救自己的那位老者是不知道誰，他老人家怎麼知道我在這兒遇難呢，莫非是一位神仙不成，又一想自己的行為不正。這樣下賤，那裡有神仙來救我。自己胡思亂想一陣，究竟也想不明白，自己這才慢慢的出了樹林，順着道路往前走。走了沒有多遠，而前到了一座村鎮，自己已覺着腹裡飢餓，找了一家店房要酒要菜，飽餐一頓，然後就住在這裡，睡到晚上起來吃湯，吃喝已畢，按着還睡，又到了次日清晨，紅蝶這才養足了精神，身上的難過，也就剩了一點兒了，自己准知道不至於死了，這才頓道前行，由打這一次之後，紅蝶打算永不再犯邪念，他的志向倒是不錯，就是因為容顏的關係，他

不想人人還想着他呢，就這一層，後文裡也，有相當處置。看官務以要明瞭，是因爲報應，千萬不可當作閑文，只說紅蝶本來不時有病，不過就一失了精神了。精神養足，自然復舊如初，自己不肯再舛延。薄夜趕到這州府白衣庵，把師叔性慧請出來，爺兒兩一同回歸百靈如意觀，今天還是頭事天到這裡，藍衣仙姑把經過之事，對性慧說了一遍。如何跟董敬結仇，正在大家說話之際，童林夫婦到來，這二位並非尋常可比，不見賀玄真那就沒有辦法了，既然見着豈能輕輕將他放過去，飄身來到下面，喊了一聲賀玄真寶劍交出還算罷了，不然的話今天要取你項上人頭，這一聲喊讓不要緊。把屋中人下了一跳，倒不是害怕別的，有人來到院中，就憑我們都是劍客身分，怎麼就會一點聲息沒聽見。可見來人絕非尋常之輩，一面想着，各自由打屋中縱將出來，于秀娘不找。人說話，單找賀玄真，我跟你無仇無恨，爲什麼將我的寶劍盜走，交出寶劍來可以善。且休，不然今天你還走的了嗎，賀玄真念了一聲無量佛，問道，你是什麼人，秀娘報通了名姓，藍衣仙姑如意道知他是劍客的弟子，未免心中有氣，連連叫道于秀娘，你也是劍客門徒，怎麼說話這樣無理。寶劍在那裡，什麼時候被我拿走的，好端端找到我這裡要寶劍，就只問你有什么憑據，說理由來算罷，說不出理由來了，出家人今天要大開殺戒，秀娘聽了這話，哈哈大笑道，就憑這樣問你，絕以問不出來真情實說，我要不亮軍刃跟你動手，大概你也不知道我是如何人也，話說到這裡，並不往下多說，一回首按着劍把，倉啷啷寶劍出匣，藍衣仙姑看見秀

娘亮軍刃，自己也撤出了寶劍。二人並不多說，各自擎劍往前一躍，當時過招秀娘的功夫可不是作書的捧。要跟藍衣仙姑比上，可比他高的多。賀玄真也明白。並不敢搶着進招，不過就是看關定式，不求有功單求無過就是了，鍾離圖遠在旁邊看的明白，准知道自己師弟不是他人的敵手，自己打算亮劍過來助戰，旁邊童海川亮雙鉞攔住了老道。賀清虛看的明白。師哥門童林足可有餘，自己的妹妹不是人家于秀娘的敵手，他這個說不是敵手，並不是馬上就得落敗，不過是不能取勝就是了，老道一想，噯，不就是來的你們兩個人嗎，我們這裡人位很多，何不給他來個以多爲勝，除一個免一個對頭，想到這裡一聲沒言語，亮劍過來助賀玄真動手，于秀娘的功夫倒是實在不錯，不過力敵他們弟妹可差點兒，好在一會兒不能夠跟他們敷衍，童林那裡派人水煙離圍遠劫于，也不過是招招架架躲躲藏藏，不用說贏，要是工夫長了，不輸就是好事，正在動手不得已之是。猛然聽見有人念佛，刷刷兩道黑影，由打房上來了兩個人，童林動着手觀看，一位是老劍客姜達姜本初，那一位可就是于廷于子玉醉仙翁，二位老人家是由打那裡來，皆因說話的光景，忽然間不見了童林，老人家還以爲是方便去了，過了一會兒仍然不見回歸，再一找于秀娘也不見了，姜老劍客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口頭上說，可是有夫婦之名沒有夫妻之實，這個也不過由他們自己一說，年輕人未必就能够如此，也許一時高興起來，兩個人找地方安歇去了，這是姜老劍客心裡的話，可是話說出來，到了于爺這裡就不然了，秀娘是自己的女兒一

脾氣性情，當然是知其子者莫若其父。秀娘絕不跟自已說說話，準知道自己女兒與童林二人志同道合，願自愛惜功夫，並不如凡夫俗子履行男女之事，現在兩個人全都不見，莫非是前去探來龍山不成，自己越想越沉不住氣，這才向姜爺說道。老劍客，可了不的了。兩個孩子不見，當然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姜爺聞聽，念了一聲佛道。于老劍客。大半他二人找地方安歇去了吧，于爺一聽這個話，就明白老人家不知道童林秀娘之爲人，老頭子並不碍口，遂把二人爲夫婦的意思，詳細說了一遍，姜爺聞聽了點頭，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可以到前前後後看看，然後再定他們的行止，于廷準知道這兩個個人走了，看不是也白看嗎，可有一節，不好意思當這駁姜老劍客面個面兒，只得說道。好嗎。我到各處看看去吧。老頭子到了外面教小和尚領着各處觀看，連一個人影也沒看見。回來把這個意思對姜老劍客一說，碧目金睛佛口念佛號，童林大膽，竟有這等事，又不想不對，來龍山的事，既然李崑有話，等他來了大家再作商議，彼時說話的時候，童林並沒有什麼表示，我想當然他們不能到來龍山去。本廟主持說話之時，我聽他說百靈如意觀，離此並不甚遠。或者這兩個個人，到百靈如意觀去了，于爺一想這個話也很有道理，又重新想了一回不錯，姑娘不爲的是找百靈如意道前來要劍。他爲什麼來到這裏呢，當時要求老劍客一路同行，到一百靈如意觀、賀玄真不在那裡，那就不用說了，倘若正在那裡，不問可知必然是有一場兇殺惡戰，我們也可以給他二人打打接應，姜老劍客，你就多辛苦嗎姜老劍客聞聽這個話。

連連擺手道，于老劍客，這個話你可別這麼說，我爲找紅蝶壓沙求油的我這個賀玄真，若能够見着他，不就更好了嗎，那麼我也應當說這是于老劍客你幫我的急了，于爺遂哈哈大笑。老劍客既然你不喜歡這個話，咱們不說好不好，二位老人家彼此哈哈大笑，這才帶好了軍刃的出離了降龍寺，道路早就聽說了，按着方面往前行走，到了如意觀，並不招呼山門，施展飛簷走壁到了廟內，二位老人家一看，可了不的了，童林秀娘夫婦正跟老道等，戰得難解難分。二位才飄身到了院中，姜達一眼就看見了藍衣仙姑，遂高聲問道：

你就是賀玄真嗎，這個工夫動手之人，已然各自跳出圈外，留神看着都是什麼人，賀玄真聽老劍客問自己，念了聲無量佛，出家人便是賀玄真，報通你的名姓。姜爺實話實說，我是姜達姜本初，找你也沒有別的事，爲什麼你的徒弟，叫什麼紅蝶，在外面作非用之事，是姜達姜本初，找你也沒有別的事，爲什麼你的徒弟，叫什麼紅蝶，在外面作非用之事，

作案多端 要按着天職義務俠義道說可也管的着 不過上了年歲沒有這一份精神了。我不來管你們也就是了。爲什麼問你們還要犯到我的頭上，在外作下非法之事爲什麼冒充我的孫女剛腸女姜瑞芝，別的事你全都不惱。就是這個名敗譽，無論如何跟你也完不了，今天我來到這裡，也沒有別的要求，你把你的弟子紅蝶當面交出來，有話我跟他說，那就找不着你了，賀玄真聽了這個話，也下了一跳，心說可了不的了，莫怪都說這個孩子命犯此關，連我也看到這裡了，不過我聽以爲他已經把年歲過去了，有誰知還是難逃此關，姜達找到這裡，我應當以何言語答對呢，想了想這才說道，姜本初，你也是一

位成名的劍客，以前也沒見過面，可也沒有仇，如果按你所說之話，不但侮辱你的孫女你不願意。要是我的徒弟這個樣兒，連我也不能善罷甘休，你來到這裡給我送信，我就應當承情，你替我把他懲治了，我更承情，絕以不能說出一個不願意的話來，話可是這麼說，拿賊要賊。

憑你這樣一說，我怎麼能信呢？如果有真情憑實據，我情願把我的徒弟叫到面前，當面將他置於死地，別看我說不信，你把話說完了，你要加意調查，以後我必然給你一個回覆就是了。姜達一聽，不由得有氣，這分明是用言語搪塞。但並不着急，就把鋼腸女親遇紅蝶假充字號，是他親自聽見的，你尙且說沒有憑據，那末我要什麼憑據呢，你這分明是旁門左道，放出徒弟來到處辨法。你不說規矩你的徒弟。反倒說我沒有憑據，可見得你們徒弟全都不作好事，有其師才有其徒。這可不怨我多管閑事，將你等師徒產除了。給世界上除害，給道門中雪恥。賀玄真聽着這個話也有氣了，姜達我認爲你身爲劍客，又是大青頭四大名劍排行第二，當然是有見識了。有誰知有名無實，竟是一點知識都沒有。我可告訴你，別拿你是四大名劍吓嚇我。論到當場動手，還不一定怎麼樣。

如果不服，你就亮軍刃，出家人陪你走個三合兩場，也教你開開眼。姜老劍客聽了這個話倒樂了，好。既然你願意動手，老朽奉陪就是了。說道這裏，伸手取出來一對鹿角棒。賀玄真本來擎着劍，寶劍交在右手，當場過招。于廷于子玉一看，兩個人既然打上了，心說我也別闲着，將然往前走。賀清虛攔住動手，鐘離圖遠本打算幫助賀玄真，却被于秀娘

攔住，薛林一分雙眸來到當場，紅蝶擺劍住動手，八個人打了四對，殺了個難解難分，大約動手的工夫也不小了。東方已漸漸發曉，各位老劍客一看天已然亮了。這個戰法也不見得准能够贏的了。鬧得大天大喜未免不合適，這才各自作了個暗號兒，衆人明白，各自撒軍刃跳出了圈外，老道們也不便甚追，姜爺于爺秀娘童林。出離如意觀回到飛龍寺，智慧和尚不知道。他們衆人到寺裡去了。看了看來了九位，只剩下一個應太和，當家的問應太和也是不知道，和尚正然納悶，這幾個工夫，老少四位全都回來了，馬王降世多目佛接着問，你們幾位這是到何處去了。姜爺擺了擺手叫道，師兄別忙，回頭我細細對你說，到了屋子裡面先洗臉，然後用過點心，這才跟多目佛把昨夜晚經過之事，對着智慧說了一遍，和尚當面埋怨，既然幾位有這個事，有什麼不知會我一聲呢，比如說預先給我個話我也可以跟衆位同行，多少也可以幫個忙，姜老劍客連連說道，這你可千萬別怪，皆因，我們到這裡來，眼前來龍山這場事，必然得麻煩你，再要添上如意觀，我等於心不忍，故此未敢通知，多目佛連連擺手道，姜老劍客。這個話太客氣了，我輩行俠仗義，並不講究人給人幫忙，乘的是義務天職，只問這段事能管不能管，應辦不應辦，如果不應辦不應管，不但多麼近的交情也是不管。或者還許從中破壞作對呢，當然這個事就是不和乎天職義務俠義道，如果說這個事應該管的，不問認識不認識，更不能管有交情沒交情了。所以才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路上見着不平的事。請問這個人能够認識嗎，比如非得認識的才

能够管，那就不能够路見不平了，只可說路遇相識有事。故而拔刀相助，比如說非得有交情就辦事，那更得改了，只可說路逢好友有事，當然得拔刀相助，我說這個話，猛然間，就像似抬槓，這可得明白人聽，自然就把我的話聽出來。大義滅親，這四個字便是英雄本色，親情皆可以置而不顧，只問事之當爲不當爲。何況身爲劍客，講究的是替天行道，天並無薄厚，可稱得一視同仁，我輩俠劍應當如此，于廷子玉醉仙翁，一聽這位多目佛，越說越多，成了馬三打馬老沒完又沒了，在旁邊插言說道，高僧的高論我們已盡領略了，按你這段話，說的實在很有道理，這個事任憑那一位，只要是三條大道走中間的俠劍客。他聽見這段事，也必然要怒髮衝冠，今天咱們略爲休息休息，黃昏以後照樣前去，這一次連同你老人家也一同請着走。到了百靈如意觀，必然要跟他們分個勝負高低，多目佛被子爺這片話着方才打斷了話頭兒，接着說一句好吧。你們幾位既然一夜未睡，可以隨便休息休息。老僧也要到禪堂之中打坐去了，一日兩餐，除了吃喝之外就休息，這都不必細表，單說掌燈以後，智會和尚隨着衆人把軍刃收拾好了，由打飛龍寺起身，够奔如意觀，到了觀中，看這可倒以，山門倒鎖，裏面連一個小道童也沒有。衆人不由得後悔，不應當昨天晚上走的時候，一同全鄉走了，應當留一個人在付沂隱着身形觀看，老道逃走好知道他們走向哪裡去了，別看頭一次准知道他們逃往這裡，皆因藍衣仙姑他的廟在這裡呢，現在還知道他們到那裡去，如果再找尋可就費事了，天下地方多的恨，那才是海底尋針，應

當到那裡去找。又一想善惡到頭總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現在必定不該着我們把他拿着，如果到該着之時，就是不找也可以遇見。他們既然捨廟逃走，這地方跟太極觀不一樣，太極觀是被火燒了，這地方整整齊齊這麼一座大廟，如果無人看守，裡面未料更不用說，就連傳瓦，也得被人偷走，還是老人家于廷見。廣大。當時把地方找來，稟知地面，這座廟就作爲是飛龍寺的下院，改名伏虎寺，由智會那邊撥過小和尚來看守。在天錫白老少羣離分手之時。原說的是在河南考城縣百靈如意觀相見。現在如意觀已境改成了伏虎寺，恐怕衆人查訪不着，由門貼上黃表紙寫的字柬，書明伏虎寺，即如意觀所改，並囑附小和尚有人到這裡來打聽童俠客的，就教他到飛龍寺去，全都附寄了，衆人回歸飛龍寺。將然到了山門內。門頭僧小和尚說道，童俠客你出去有十天就來。一位找你，姓李單字名源，我說你准回來，故此他就住在寺內等候，一直等了這幾天。童林一聽，知道是清河油坊鎮的展翹金鵬鐵掌李源，趕緊說道，這位現在那裡，小和尚陪童林來到東配殿，李源早就聽見了，迎接出來彼此行禮，童林問道，老哥哥你這是由那裡來，李寬聞聽，嘆了一口氣。把自己的來歷說了一遍，書中代書。李寬自從打三月三亮竊之後，回到家中，別無所事。閉門課子教給這兩個孩兒練功夫，長子李永，爲人極其安詳，除了練功夫之外。就在家裡一住，次子李寬，可就不然了，沒有事的時候。不但是在本鎮上各處亂串，就是旁的村鎮他也常去，倒不是到亂，八糟的地方去，他所去的地方差不多全都是把式場子，他到人

家那裡，看看人家練的怎麼樣。房前左右的人，差不多全都認得他，就有人說俠客的少爺功夫當然不錯，可以露兩手教我們開開眼嗎。這位二少爺也不客氣，不管當差誰說練就練。日子長了，知不了受人的嫉嫉。有個姓石的名叫石勃，鬧着玩給他送的外號，管他叫石碑。這個小子的武功可算不含乎，別人往一塊攬和，李寬少爺這個謂爲，除了石勃能够比的了，別人誰也不成。李寬聽了忙言道，你們說的是誰呢，那一個姓石的，你們能够把他找來嗎，衆人說找他很容易，他的武術可很好，你若跟他比在一處，倘若是難了，那一顯着我們大家不好看了嗎。李寬登着兩個眼說道。不要緊。慣騎馬慣跌脚。打倒了爬起來，好武好練。這很不算什麼，你們尋他去吧，衆人搖頭說不成，你老這麼說他絕以不跟你比，皆因他知道你是俠客的少爺，跟你比上，教你輸了犯不上，贏了你不和適。再說他就是不跟你比，不是也沒有法子嗎，李寬敢大家替你出主意。我怎麼說他就跟我比了呢，大家說你要非打算跟他比也成。他在後村自己還教着一個小場子，你只可去踢他的場子，他一着急自然就跟你比上了，李寬一聽這個法子很對，馬上就叫人帶路，一直來到石勃場子裡面，高聲喊道，姓石的出來跟我比手還算罷了。不出來我可要踢你的場子了，石勃一聽這可倒好。武大郎服毒，不吃也死吃也死，我出去跟你比，贏不了你，這個場子不也就算踢了嗎。石勃知道也是俠客的少爺，又不好甚得罪他，再說真要談到比手，自己也未必是李寬的敵手，雙眉一皺計上心來。樂嘻嘻說道，二少爺你不是打算跟我比手嗎，這倒很容易。

說比不過幾下子就完了，不說我把你贏了就是你把我贏了，那都很不費事，現在我有一句話問你，口要告訴了我。回頭你說怎樣就怎樣，李寬答道：好，有什麼話你問吧，只要我知道，我一定告訴你。石勃樂嘻嘻說道：我聽說你的令尊大人，外面傳說叫作俠客，這個話可是真的嗎，李寬答言說道：啊。俠客那還假的了嗎，難道說，你不忿是怎麼着，石勃答道：我可不敢不忿，不過我不明白這俠客都管什麼，李寬聞聽也笑了，看起來你這人，太以無有知識了，就讓你們家裏無有俠客，難道說也沒聽見說過嗎，身為俠客就是秉正天職義務俠義道，略見不平拔刀相助，殺賊官斬惡霸。濟困扶危，救忠臣孝子，誅奸夫淫婦，這就叫替天行道，石勃聞聽連連抱拳道：多多領教了，現在我還有一句話，不知道你容我說不容，如果容我說，這事與令尊大人俠客的名譽，可很有關係，如果不容我說，我也不敢強說，李寬一聽那小子說話恍惚。怎麼還會與我父親名譽有關係，自己想到這裡，連連說道：既然我讓你說去，當然就教你有話說完了。任憑你有什麼話。我全都容你說完了，石勃說道：這個話很有關係。這個地方可不能說，你要打算知道，請你屈尊屈尊，咱們到裡邊談去吧，李寬答應那也不算什麼，這個地方就叫小孩兒，來的時候粗風暴雨，被人家用穩堅計，幾句話給說到屋裡去了，領他來的人，本打算看看動手的這個熱鬧。緊看看是石勃高，還是李寬強，到現在看這個手未必比得了，準知道這個石勃非常利害，倘若是他知道是我們衆人出的壞，回頭他的鼓惑的口齒，就許叫李寬怨恨我們大家。衆人之中有

聰明的可就說了，二少爺 你不是教我們領你來到這來嗎，已然見着了石老師傅，你有話到裡邊談去吧，我們大家可回去了，像李寬要是有在外面跑的經驗，你應當接着說，你們衆人暫時不能走，回頭我們把話說完了，還得比手呢。不是你們大家要看嗎，真要是補上這麼一句話，教石勃也好明白自己是衆人架來的，二少爺他那有這個閱歷，並且也聽不出來人家衆人所說的話，爲是推乾淨，如同告訴石勃一樣，李寬上這裡來。是他自己要來，教我們領導。李寬不但聽不出來，反倒止明了一句，衆人說要回去，他說你們走吧，沒有你們的事了，衆人這才一閃而散，燥開是非一地，石勃把話聽明白，知道是李寬這個小子，跟自已過不去，心說我要不給你找點事，那算我對不起呢，氣往下一壓。作出來滿面笑容，叫了一聲少俠客，請裡面坐吧，李寬跟着石勃。到了場子裡面客屋落坐，石勃吩咐一聲倒茶，李寬這才問道，究竟是什麼話，爲什麼關係我的父親名譽呢，石勃這才說道，方才我不是問你嗎，身爲俠客都應當管什麼，就讓我這個人糊塗，既是幹這個，不能一點兒不知道，當然身爲劍俠，就是替天行道，可有一節，這個管閑事，可得分人的性情來，就有愛管閑事的。就有不愛管閑事的。這並不是給官家當差，到時候吃口糧，有事當然就得管，俠客本來是武術高強，因爲行俠作義，蒙大家台愛才有這個稱呼。有的好動，就多管點兒閑事，有好靜的主兒，就許少管點兒閑事，這個事並不是應當責份的。所以我得先問問你的令尊，他老人家這個俠客管閑事不管，聽你剛才所說之話，當然他老人家也

是秉正天賦義務道的一位俠客。認爲是分所當爲。故此我才敢跟你說。現在河間知府刮剪地皮。貪贓賣法無所不爲無惡不作。判現在遠近沒有不知道的，河南的人差不多都活不了啦，多少人都說平常沒有事。這裡也有劍客，那裡出了一位俠客，到現在職官在位民不聊生，也不怎麼俠客也無有，劍客也無有，連一個懲戒他的人都無有，就讓他這樣任意胡行，你說這不是活該人民遭劫嗎，別處的劍客我可不知道，要說你們令尊大人，這位俠客可不是一天二天了，總得說就是大名鼎鼎，我說二少爺，這個事能不能教老爺子費點事。想個法子懲治他一下，頭一樣他少得教外人說這個俠客不理事，再者說這關乎救多少人的性命，何樂而不爲呢，這是你今天要找找來比手，我才跟你說這個話，你跟我比手，那不用問當然是我不成，別說我的功夫不成。就憑你的老人家身爲俠客。你是俠客的少爺，日鬢斯磨不用說練。你聽的武術就比我高。無論如何我也不敢跟你比手。再說咱們是自己。佛法對待別人。只要能够露了臉。不是咱們全都好看嗎。李寬被人家說得半天無答。話來。手也不比了。遂說道。石勃。你這句話對我告訴了很好。不然別人都知道我們爺兒們。身爲俠客反倒不曉得。外面人也不說我們不知道。必然說我們不敢言。這不是會把話告訴我。我回。跟我父親說。必然教他老人家出頭。無論如何也得懲治懲治這個知府。石勃一聽。李寬已經上了套兒了。遂說道。好。不枉你是俠客的後人。實在是英雄氣概。我這裏外面有許多朋友。不段營來常往，河間府的一動一靜，我都能夠知曉，你教

老俠客辦到什麼地步，我全都隨時能給你報信，李寬答應說道，好了，你就聽信罷，話說到這裡站起身形，石勃知道一少閑着請你到我這裡來閑坐，你要能够常來，我還可以多得些個知識，李寬也只可歡喜喜跟人家告訴，回到家中，一看老爺子無在家，先把這個事跟自己哥哥念叨一回，這就說是年青，人好面子，李永也認爲這個事應允，不然教人家說咱們家裡這個俠客，任什麼事也不管，哥兒倆計議完了，到了夜間，這位展翅金鵬李老俠客回到、中，弟兄二人容着老人家吃完了晚飯，哥兒兩一齊說道，老爹爹今天我們有一句話不明白，當面要求你老人家教訓，李源一聽，這兩個孩子今天說話，竟會這樣規矩，心裡還非常喜歡，遂說道，何事不明裡而講來，二人一齊說道，聽外面人說你老人家身為俠客，這個話可是齊在的嗎，李爺聞聽樂了，這個話要是對外人說，那就得說是人家高抬，他們自己在家裡說話，俠客當然不假，這還有什麼假詞呢，二人點頭答應，是，老爹爹身為俠客，這當然就不能假了。但不知俠客都管些個什麼事，老頭子可不知道他一人是什麼心思，以爲這兩個孩子有志爲俠客。先打聽打聽俠客的行爲如何，這才高高興興說道，告訴你俠客劍客不都是一樣，就是有肝腸的天英雄，一生不爲己，專爲他人忙，只要見着不平之事，濟困扶危，那怕這件事情決不了，以至於動手拚命，就讓不是他人為敵手，性命送掉也無所怨，歸到俗語上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一切的行動，要知後事如何日看下集分解。

